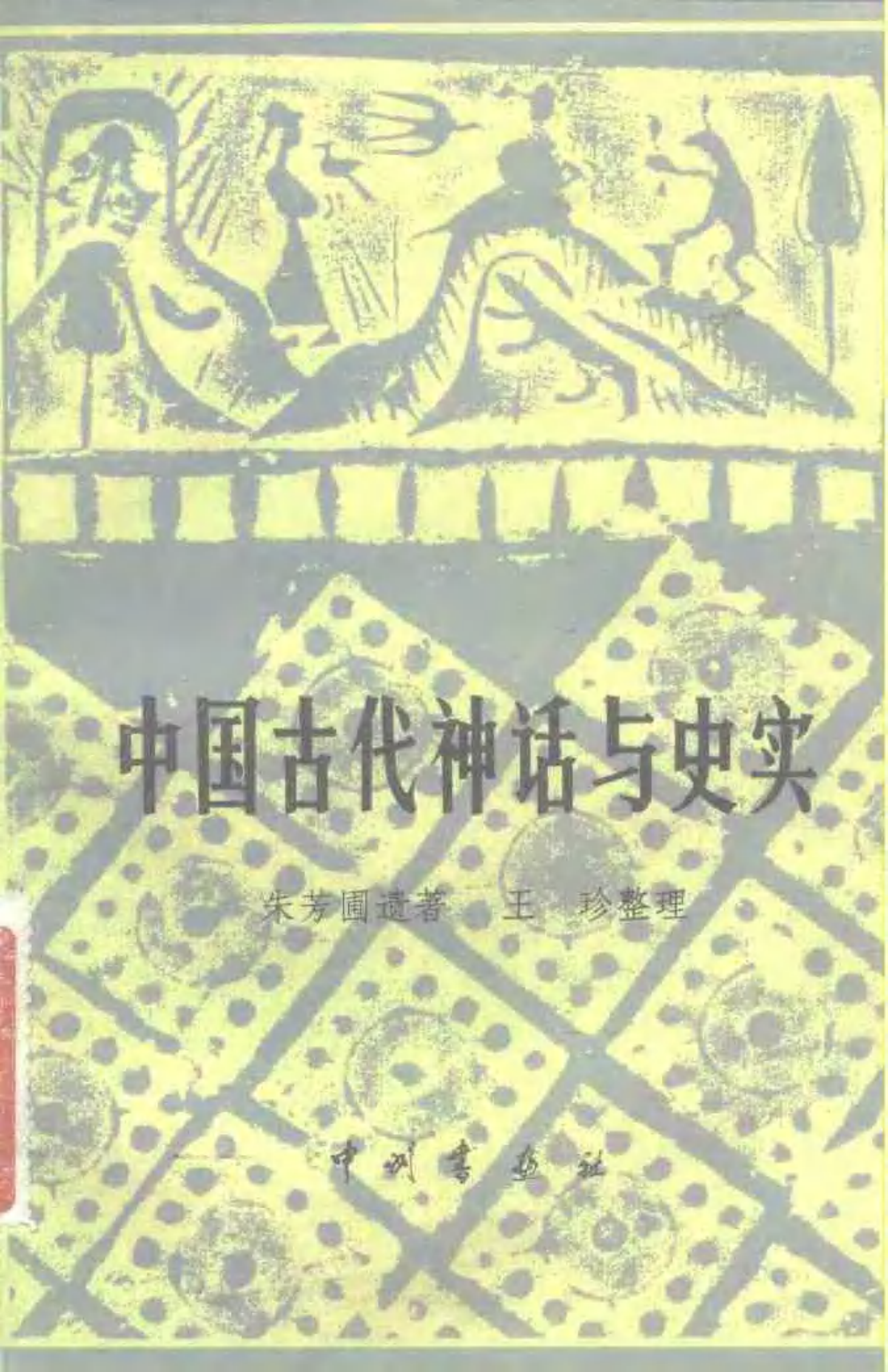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

朱芳圃遗著 王 珍整理

中华书局

I207.7/10
15.4/15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

朱芳圃遗著 王 珍整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1859



中州書畫社

881859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关系的书籍。作者以古文獻中关于神话传说的史料为依据，运用古文字学、古音韵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对夏禹之前的神话传说的产生、发展作了较详细的考证。资料丰富，论点鲜明。对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与远古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供大专院校文史系师生、文史研究者及其他文史爱好者阅读。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

朱 芳 圃 著

王 珍 整理

责任编辑：郑 荣

中 州 书 社 出 版

河南省兰考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5.25印张 101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00册

统一书号 10219·14 定价 0.51 元

050115

050115

目 录

洪 水	(1)
共 工 句 龙	(7)
鯀和禹	(20)
冯 夷	(27)
灌 头 丹 朱	(31)
伯 夷 皋 陶 许 由	(37)
女 魃 听 沃	(46)
玄 冥	(47)
虞 幕 句 望	(52)
夏 启	(55)
夷 羿	(61)
互人国	(69)
神 农	(71)
燕 乞 玄 鸟	(75)
郊 禴 高 禴	(77)
昌 意 伯 益	(80)
封 豨 伯 封	(85)
吉 量	(86)

开 明 麒麟.....	(90)
井 封.....	(92)
三 苗 九 黎.....	(95)
举 父 夸 父.....	(108)
涂山女.....	(111)
夙 沙.....	(115)
肃 慎.....	(117)
黄 帝.....	(119)
炎 帝.....	(131)
帝 尧.....	(133)
帝 舜.....	(137)
西王母.....	(145)
整理后记.....	(162)

洪 水

洪水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

按此言洪水之来，由于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故河水大溢逆流，致成洪水。

《淮南子·人间训》：“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

按此言洪水之来，由于沟防不修。

《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淮南子·修务训》：“（禹）凿龙门，辟伊阙。”

（高诱注：“龙门本有水门，鯀鱼游其中，上行得上过者，便为龙，故曰龙门。”）

《水经注·河水》：“河水又出于阳紆陵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

按《山海经·海内北经》言：“陵门之山，河出其中。”清郝懿行案：“陵门即凌门也，或云即龙门，凌、龙亦声相转

甸也。”凌、龙声近。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东，河所出。

《淮南子·齐俗训》：“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

按此言洪水之来，由于大雨。

综上三说，洪水为灾，一由地势，二由人为，三由天时。凡此皆后起之传说，其原始神话，乃由共工之振滔。

《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瀍、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

按此言共工振滔洪水，禹治平之，当为最早神话之真象。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禹攻共工国山。”

《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又《议兵》：“禹伐共工。”（《战国策·秦策》同）

按大水之来，或由天作淫雨，山洪暴发，或由秋水时至，百川沸腾，及其平息，青山无恙，两岸沙明，初民睹此自然界之剧变，幻想所及，构成神话，此禹逐共工抑洪水之传说所由来。

《山海经·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禹杀相柳，其血湫，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

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又《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歇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因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按相柳、相繇，原为复词，繇、柳之分化，古读dǐōg Lǐōg，九首蛇身，当即《楚辞·天问》：“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之雄虺，又《招魂》：“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又繇、柳之合音为d'ǐōg，声转为虺。《荀子·劝学》：“虺蛇无足而飞。”《说文》：“虺，神蛇也。从虫，朕声。”《山海经·海外北经》言：“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又《大荒北经》言：“其所歇所尼，即为源泽。”是亦造成洪水之灾者，故禹杀之，塞洪水以为众帝之台。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按此言鲧开始布土，禹完成鲧之功劳，从此九州安定。至鲧之失败，是不待帝命。

《淮南子·墜形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按禹用息土以填塞洪水，造成名山，此即所谓敷土平水与

山。

《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引《史记·河渠书》“堙”作“抑”。《索隐》：“抑者，遏也。……堙、抑皆塞也。”）

《国语·鲁语》：“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故……夏后氏……郊鲧而宗禹。”

《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鸿水而天下平。”

《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

按洪从共声，鸿从江声。共工即以水为名。《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广韵》、《集韵》“洚”并读“胡公切”。鲧塞洪水，禹修鲧之功，亦塞洪水，故夏后氏郊鲧而宗禹。

《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淮南子·修务训》：“禹沐（原有“浴”，据王校删）霖雨，栉扶风，决江疏河。”

又《要略训》：“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耒耨（原作“垂”，据王校改）以为民先。”

《吕氏春秋·贵因》：“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迴沟陆。”（原作“沟回陆”，据王校改。迴沟陆者，通沟道也。）

《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耨以为民先。”

按此言禹堙洪水，决江河，洪水须堙，江河须决。山东武梁祠石室画像第九幅为“夏禹长于地理，脉泉知阴。”此图禹头戴笠，手执耨，正所谓栉风沐雨、身执耒耨者。

《墨子·兼爱中》：“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陂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浚，以榷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按此所谓泄、注、洒、凿、漏、流，皆为决疏之法。追原鲧，禹治水传说之改变，实为战国时势之反映。战国之时，交通四辟，水利大兴，因为防止水患，故盛行筑堤之法。为便利交通，振兴农业，故又盛行疏水灌溉之法。但筑堤之害处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则有利而无弊，故防洪水之传说，渐归于鲧，而疏洪水之传说，渐归于禹。

《汉书·沟洫志》：贾让奏：“古者……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距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

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按春秋时齐桓公盟誓有“毋壅泉”（《谷梁》说），说是堤防之作，近起战国，不甚可据。自从战国君主壅防百川，各自为利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于是鲋成为壅泉之罪魁了。

《尚书·禹贡》：“北过降水，至于大陆。”

《史记·夏本纪》同。《集解》引郑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索隐》：“《地理志》降水字从‘系’，出信都国，与摩池、漳河水并流入海。”《正义》引《括地志》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县西南，东北流，至冀州入海。”

《汉书·地理志》：“北过降水，至于大陆。”颜师古注：“降水在信都。”

《史记·魏世家》：“绛水可以灌平阳。”（《正义》引《括地志》曰：“绛水……源出绛山。”）

《水经注·浊漳水》：郑玄注《尚书》北过降水云，降，下江反，声转为共。“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盖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降，故改云共耳。”

《吕氏春秋·慎人》：“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

得乎共首。”（高诱注：“共国，伯爵也。亦其国，隐于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荀子·儒效》：“至共头而山隧。”（杨倞注：“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共县之山名。……共音恭。”）

《吕氏春秋·诚廉》：“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高诱注：“共头，水名。”）

《庄子·让王》：“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按黄河自古为害北方，夏族居黄河流域，降水为河水支流。共工之国，当即河内共县（今河南辉县），共工振滔洪水，亦即降水。

共 工 句 龙

共工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大荒西经》：“不周（负子），有西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郝懿行按：《文选·甘泉赋》及《思玄赋》、《太平御览》五十九卷引此经，并无“负子”二字。当据正。）

《楚辞·天问》：“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

倾？”（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太平御览》三六、《事类赋》注四引此，并有“以”字，无“故”字。当据正。）

《淮南子·原道训》：“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高诱注：“共工以水行霸于伏牺、神农间者也，非尧时共工也。不周山，昆仑西北。），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又《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高诱注：“共工，官名。伯于虑羲、神农之间。其后子孙任智刑以强，故与颛顼黄帝之孙争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又《兵略训》：“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

又《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后。振，动也；滔，荡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庠，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鲁也。”）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高诱注：“龙门，河之隘也。在左冯翊夏阳北，禹所凿也。吕梁，在彭城吕县。石生水中，禹决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吕梁也。未发之时，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滓，无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滎涧，（高诱注：“伊阙，山名也。禹所开

以通伊水，故曰辟伊阨。在洛阳西南九十里，瀍涧，两水名。”）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

又《埤形训》：“共工，景风之所生也。”高诱注：“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离为景风。”

《归藏·启筮篇》：“共工，人面蛇身，朱发。”（《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引）

《神异经》：“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首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顽愚，名曰共工。”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

《荀子·议兵》：“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

又《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

《史记·律书》：“颛顼在共工之陈，以平水害。”

岑家梧《水家仲家风俗志》说水家之传说：“洪水泛滥，……于是天神放下水鼠，到处挖洞疏导，洪水始退。”（载《西南民族文化论丛》）

按洪之言共也，因水为共工所振滔，故谓之洪水。共工与句，侯东对转，实一名之分化。句之言纠也，当即纠龙，亦即《广雅·释鱼》之“鬲龙”，故今俗犹谓大水为龙水。

《淮南子·原道训》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遂潜于渊”，盖共工为水虫，故失败后潜藏于渊。《山海经·大荒

《西经》则言“有禹攻共工国山”，《荀子·议兵篇》言“禹伐共工”，又《成相》言“禹……逐共工。”盖洪水之起，由于共工之振滔，禹攻伐之，驱逐之，水自平息。《左传》昭公十七年言：“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盖共工原为水物，故以水纪。其神话当分两系：一、《淮南子·天文训》言：“共工……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此盖先民解释天象地形之神话。谓日月星辰之移于西北，水潦尘埃之归于东南，由于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其原因因为共工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所致。二、《淮南子·本经训》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此盖与鲧塞洪水为一事，传说分化为二，说详《鲧和禹》篇。

《尚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陞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欲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国语·周语》：“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塞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台通四海。……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

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

按《国语·周语》所载，全由神话演为人话，一事析为二事。兹与《淮南子·本经训》两相对比，列表如次：

《淮南子·本经训》	《国语·周语》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共工壅防百川以害天下
	伯鲧遂称共工之过
	共工用灭
	尧殛鲧于羽山
禹疏三江五湖	伯禹疏川导滞
鸿水漏九州于	合通四海

振滔洪水，全为神话。壅防百川，盖据春秋战国时代以邻国为壑（见《孟子·告子》），壅防百川，各自为利（见《汉书·沟洫志》）为背景立说，明为人话。至共工与伯鲧为一人之分化，说详《鲧和禹》篇。

《逸周书·史记解》：“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按《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故国。”今属河南辉县。当即共工之国。唐，即陶唐。《帝王世纪》：“尧都平阳。”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今属山西临汾。《逸周书·史记解》言唐氏伐共工而亡之，当为事实。

《国语·鲁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伯”作“霸”，“九有”作“九州”，“九土”亦作“九州”）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按共工即鯀，句龙即禹，其证如次：

《国语·周语》：“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塞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

又《鲁语》：“……以死勤事则祀之，……鯀鄣鸿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礼·祭法》无“以德”二字）

《尚书·洪范》：“鯀堕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鯀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塞庳，以害天下，与鯀窃帝之息壤以塞洪水，遂致大灾相同。证一。

《逸周书·史记解》：“昔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楚辞·离骚》：“鯀婞直以忘身兮，终然夭乎羽

之野。”

闻一多：《楚辞校补》曰：“言鯀行婞直，不顾己身之安危也。……天之为言夭遏也。《淮南子·俶真训》曰：‘天地之间，宇宙之内，莫能夭遏，’又曰：

‘四达无境，通于无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夭遏双声连语，二字同义，此曰‘天乎羽之野’，犹《天问》曰‘永遏在羽山’矣。《礼记·祭义》疏引郑志答赵商曰：‘鯀非诛死，鯀放诸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放之令不得反于朝，即天遮遏止之使不得反于朝也。”

《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鯀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

共工自贤，与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与鯀婞直以忘身相同。证二。

《史记·楚世家》：“共工鯀氏作乱，帝尝使重黎（即祝融）诛之而不尽。”

《山海经·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诛共工者为祝融，杀鯀者亦为祝融。证三。

《汲冢琐语》：“晋平公梦朱熊窥其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曰：‘昔者共工之卿浮游，败于颺颺，自沉于淮。’”（《路史》注引。《太平御览》卷九〇六引“朱熊”作“赤熊”，“自沉于淮”作“自没沉

淮之渊”。)

《国语·晋语》：“平公有疾，……客问君疾，对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子产曰：‘……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

此二事同为晋平公有疾，而问子产，一梦黄熊，一梦朱熊，所说鲧与共工卿浮游化熊入渊事又绝类，明为一传说之分化。证四。

《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其（原作“甚”，据王校改）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论衡·率性篇》略同）

此传说演化为两支：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太平御览》卷六四五引作“流”）共工于幽州之都。”

是尧传天下于舜，鲧与共工同因进谏而被诛，谏辞全同。

证五。

句龙即禹，其证如次：

《国语·鲁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又见《礼·祭法》）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又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淮南子·汜论训》：“禹劳天下，死而为社。”

句龙为共工子，禹为鲧子，句龙平九土，禹劳天下，句龙祀以为社，禹死而为社，是句龙即禹，甚为明显。禹与句，古读同音。《方言》：“句，貌治也。吴、越饰貌为句。”

《说文》：“句，健也。一曰匠也。从立，句声，读若句。”又《吕氏春秋·应言》：“然而视之螭焉，美无所可用。”

（高诱注：“螭读螭齿之螭，鼎好貌。”）《淮南子·人间训》说高阳魅为室云：“其始成，句然善也。”（高诱注：“句，高壮貌。”）吕氏言“螭焉美”犹《淮南》云“句然善”矣。

《文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旁行踽傴。”李善注：“踽傴，伛偻也。”

《汉书·东方朔传》：“行步偃偻。”颜师古注：“偃偻，曲背貌”。

《庄子·达生》：“见痾偻者承蜩。”王先谦注：“痾偻，老人曲腰之貌。”

《方言》九：“车……或谓之簠筮，……秦晋之间，自关而西，谓之枸筮。”

《集韻·嘯韻》：“簠（音矩），果羽切。簠筮，輓車輓則也。”

按禹与句古读同音，既已证明，倭、筮与笼古亦同音。枸筮即簠筮，亦即簠筮。故句龙即禹龙。禹为龙族，说详《鲧和禹》篇。

《天问》之“康回”即《尧典》之“庸违”。不过《尧典》那一整段文字，似乎从未被读懂过。原文如下：

“帝曰：‘咨畴若予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桎）功。’

“帝曰：‘吁！静言庸违（回）象（豫）恭（洪）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害），怀山襄（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金曰：‘于！鲧哉。’”

《周语下》灵王太子晋说：“昔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

《尧典》的话完全可与《周语》相印证。“僝”当读为桎，《说文》曰“以柴木壅水也。”“方鳩僝功”即《周语》之“壅防百川。”“象”是“豫”之省，“豫”即“暨”字。“恭”当从“水”作“恭”，即“洪”之别体。“滔天”即下文之“浩浩滔天”，指洪水。“豫洪滔天”即《淮南子·本经篇》所谓“共工振滔洪水，

以薄空桑”，《周语》之“害天下”亦指此而言。“庸违”当从《左传》文公十八年、《论衡·恢国篇》、《潜夫论·明暗篇》、《吴志·陆抗传》作“庸回”。但自《左传》以来，都将“庸回”解为“用邪”，《史记·五帝本纪》也译为“用僻”，实在是大错。实则“庸回”是“滌洪滔天”的主词，正如“共工”是“方鸠柅功”的主词，庸回与共工是一个人。（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按闻一多谓《楚辞·天问》之“庸回”即《尚书·尧典》之“庸违”，其说精确不移。“康”当作“庸”，因形近而误。“庸”即“融”之通假。如祝融，《路史后记》作“祝庸”，是其证。《说文》：“融，炊气上出也，从鬲，虫省声。”孳乳为𧈧。又云：“𧈧，赤色也。从赤，虫省声。”盖以火光象征神灵。故《归藏·启筮篇》、《神异经》并言共工“朱发”。“回”、“违”皆虫，如𧈧之音假。《尔雅·释鱼》：“蝮虫（今本虫作𧈧）博三寸，首大如擘指。”（郭璞注：“此自一种蛇，人白名为蝮𧈧。今蝮蛇细颈、大头、焦尾，色如艾，绶文，文间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针。大者长七、八尺，一名及鼻，非𧈧之类，此足以明此自一种蛇。”见《斯干》及《颜回传》注）《说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又“𧈧，以注鸣，《诗》曰‘胡为𧈧𧈧（今诗作蜩）？’从虫，兀声。”虫若𧈧，即𧈧如蝮。盖虫为初文，象形，𧈧为虫之后起形声字，𧈧为𧈧之

异文。盖虺从兀声，蜃从元声，兀与元实为一字又二物，皆以注鸣（注即味之通假），是其证，蜃又蜃之同音假借。

《尔雅·释鱼》：“蜃蜃，蜃蜃；蜃蜃，蜃蜃；蜃蜃，守宫也。”

《方言》：“守宫，秦晋、西夏谓之守宫，或谓之蜃蜃，或谓之蜃蜃。其在泽中者谓之易蜃，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蜃蜃，东齐海岱谓之蜃蜃，北燕谓之蜃蜃。”

（郭璞注：“蜃易，南阳人又呼蜃蜃。”“蜃蜃，似蜃易，大而有鳞，今所在通言蛇医耳。”）

《说文》：“易，蜃蜃，蜃蜃、守宫也，象形。”又云：“在壁曰蜃蜃，在草曰蜃蜃。”又云：“蜃蜃、蛇医以注鸣者。”

《诗经·小雅·正月》：“胡为蜃蜃？”毛传云：“蜃蜃，蜃也。”郑玄笺云：“蜃蜃之性，见人则走。”孔颖达义疏云：“蜃蜃，一名蜃蜃，蜃也，或谓之蛇医，如蜃蜃，青绿色，大如指，形状可恶。”

《汉书·东方朔传》：射守宫不中，云：“臣以为龙又元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蜃蜃。”（颜师古注：“跂跂，行貌也。脉脉，视貌也。”《尔雅》云“蜃蜃，蜃蜃；蜃蜃，蜃蜃，守宫”。是则一类耳。）

《古今注》：“蜃蜃，一名龙子，一曰守宫。善上树，捕蝉食之，其长细五色者名为蜃蜃；短大者名蜃蜃，一曰蛇医。大者长三尺，其色玄紺者善螫人，一名玄蜃，一曰绿蜃也。”

虫——虺——蜃
 └——蜃——原

《国语·郑语》载史伯引《训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櫝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帟而噪之，化为玄黿。”韦昭注：“黿，或为‘蜃’。蜃，蜃蜃，象龙。”

按《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褒氏，……”是褒为禹后。“同”即交合之谓。《山海经·海内经》：“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郭璞注：“同犹通，言淫之也。”《急就篇》亦有“沐浴掇拭寡合”之语。“二龙同于王庭”，使我们联想起那“左右有首”的人首蛇身交尾像。

“二君”，韦昭注：“二先君”。《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虞翻曰：“龙自号褒之二先君也。”由二龙为“同于王庭”的雌雄二龙推之，所谓“二君”自然是夫妇二人。夫妇二人有着共同为人“先君”的资格，并且是龙的化身，这太象伏羲女娲了。（参考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鯀 和 禹

鯀、禹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下：

《山海经·海内经》：“鯀、禹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鯀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又《大荒南经》：“禹攻云雨。”

又《大荒西经》：“有禹攻共工国山。”

《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高阳乃命禹于玄宫，……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历为山川（即甸山治水），别物上下，乡制四极，而神明不违。”

《楚辞·天问》：“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金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鯀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王逸注：“腹一作腹”），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鯀何所营？禹何所成？……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

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营，何由并投，而猨突修盈？”

《左传》昭公七年：“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国语·晋语》略同）

《归藏·启筮》：“鲧殛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是用出禹。”（《路史·后纪》注引）

同上：“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

《吕氏春秋·行论》：“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剖之以吴刀。禹不敢怨。”

《史记·夏本纪》：“舜……乃殛鲧于羽山以死。”

（《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

按神话大意，言洪水滔天，鲧堙之而殛死，禹纂前绪，卒成其功，从此九州安定。《山海经·海内经》言“鲧复生禹”，即《楚辞·天问》言“伯禹腹鲧”，亦即《左传》言“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归藏·启筮》言：“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此为生物孚化之神话。《广雅·释诂》：“腹，生也。”腹训生者，字实假为孚。《通俗文》：“卵化曰孚。”《集韵》：“孵，化也。”孚、孵同，化亦生。《淮南子·泰族训》：“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剖（原作割，据王校改）于陵。”高诱注：“蛟龙……乳于陵而伏于渊，其卵自孚也。”鲙腹生禹，即谓鲙鱼孚化生为禹虫。

夏为龙族，传说禹自身为龙。《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鲙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二二、《路史后记》注一二并引末句作“是用出禹”。禹是龙，所以《列子·黄帝篇》说夏后氏也是“蛇身人面。”传说多言夏后氏有龙瑞。《史记·封禅书》：“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尚书大传》描写禹受禅的情形，说：“于是八风循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于其穴，迁虞而事夏。”（这大概就是后来的鱼龙漫衍之戏。）龙是水族之长，所以龙王受禅，蛟鱼龟鳖之属都那样欢欣鼓舞。夏人的器物多以龙为饰。《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郑注谓“有虞氏当言綏，夏后氏当言旂”，甚确。《周礼·司常》：“交龙为旂。”《明堂位》又曰：“夏后氏以龙勺，”“夏后氏之龙龕虞。”要晓得原始人器物上的装潢，往往是实用的图腾标记，并无纯粹的审美意义。传说夏后氏诸王多乘龙。《括地志》说：“禹平天下，二龙降之，禹御龙行域外，既周而还。”（敦煌旧抄《瑞应图》残卷引）

《大荒西经》引《归藏·郑母经》曰：“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海外西经》、《大荒西经》都说启乘两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孔甲：“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夏人的姓和禹的名，其字都与龙有关。刘师培《姒姓释》说“姒”“巳”同文，姒姓即巳姓。

（《左庵集》五）实则“巳”“蛇”古同字，金文龙多从“巳”。（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大戴礼·帝系篇》：“鲧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

《汉书·古今人表》第八“女志”颜师古注：“鲧妃，有莘氏女，生禹。”

《集韵·志韵》：“姁，有莘氏之女，鲧娶之。”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竹书纪年统笺》引）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镳，首戴钩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

《路史·后纪》：“鲧纳有莘氏曰志，是为修己，年壮不字，获若后于石纽，服媚之而遂孕，岁有二月，以六月六日屠豷而生禹于棘道之石纽乡，所谓剗儿坪者。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

《蜀王本纪》：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剗儿坪，禹母吞珠孕禹，坼坼而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三国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譙周：《蜀本纪》：“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剗儿坪。”

《水经注·沫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佑之也。”

《华阳国志》：“汶川石纽山中，夷人以为禹生处，共营其地，方百里内，今犹不敢居牧。”

《帝王世纪》：“（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圯胸拆，而生禹于石纽。”

按《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嬃，……产高密（禹），家于西羌，曰石纽。”《后汉书·戴良传》：“大禹出石羌。”《新语·述事篇》：“大禹出于西羌。”疑禹本为羌族传说之人物，羌为西戎，是以古有戎禹之称。

《太平御览》八二引《尚书纬·帝命验》云：“修纪……生姒戎文命。”注云：“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潜夫论·五德志》：“修纪……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禹为社神，古以石为社，故言生于石。

马培棠：《三代民族东迁考略》说：“《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石纽’一词，不得其意，幸《艺文类聚》引作‘生于石坳’，‘坳’当为‘纽’之正字。古人抄写，多有省文，‘坳’或作‘幼’，在所不免。而‘幼’与‘纽’形极相似，声亦相近，仓卒讹写‘坳’作‘纽’，大禹所生，自当以‘石坳’为正。坳亦作凹，坑坎之意也。然则禹生于石坳者，自石之坑坎中生乎？《淮南·修务》曰：‘禹生于石。’虽不言‘坳’，而坳意自寓其中，则大禹石生，此又一证也。虽然，生禹之石，何处之石乎？《艺文类聚》引《隋巢子》曰：‘禹产于崑石。’

‘崑’或作‘崑’，即‘昆山’也。《淮南·诠言》注曰：‘昆山，昆仑也。’惟孙诒让辑《隋巢》佚文作‘禹生于碣石。’”（见《禹贡》半月刊第七卷。（一九三七年第六、七期）

按禹为社神，古以石为社，故言生于石，马说误。

《大戴礼·五帝德》：“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姒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璽璽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

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道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墨子·鲁问》：“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

按《五帝德》为战国齐鲁间学者所撰辑，其记述神话少而人事多。

《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汉书》臣瓚引《世本》曰：“禹都阳城。”

金鹗：《禹都考》：“赵歧《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洛州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

按《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昔者伯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吴越春秋》：“鲧作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登封县东南。据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和发掘，在战国时代阳城的西面，即今五渡河西岸的王城岗一带，发掘出的古城墙基槽遗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

冯 夷

冯夷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庄子·大宗师》：“夫道……冯夷得之，以游大川。”（《释文》：“大川，河也。崔本作‘泰川’。”）

《淮南子·齐俗训》：“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高诱注：“冯夷，河伯也。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

《楚辞·远游》：“令海若舞冯夷。”王逸注：“冯夷，水仙人。”

又《九歌·东君》：“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王逸注：“言河伯以水为车，骖驾螭龙而戏游也。”

《山海经·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注：“冰夷，冯夷也。”

《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螭，游微雾，骛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

（高诱注：“夷或作迟，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也。”《文选》枚乘《七发》李善注引）许慎注：

“冯迟、大白，河伯也。”

又《说林训》：“鸟有沸波者，河伯为之不潮，畏其诚也。”（高诱注：“鸟，大鹏也。翱翔水上，扇鱼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于渊。畏其精诚，为不见。”）

《水经注·河水》：河水“注于冯逸之山”。（冯逸即冯夷。逸与夷一音之转。）

《龙鱼河图》：“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引）

《圣贤冢墓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同上引）

《清冷传》：“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庄子·大宗师》《释文》引）

《博物志》：“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伯精。’”（《楚辞·九歌·河伯》王逸注引）

《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

《索隐》曰：“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殊异其事，故云‘初’。”

《史记》褚少孙补《滑稽列传》：“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

‘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正义》：“河伯……

姓冯氏，名夷。”

《风俗通》：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祠劝神酒，酒杯滄滄，因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江岸，有间，辄还，流汗谓官属曰：

‘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史记·河渠书》《正义》引）

按河伯本水鸟，畏鵬攫食，故深藏于渊。冯夷，河伯名，即水神，以声类求之，当即𪚩𪚩。

《尔雅·释鸟》：“𪚩鵒须𪚩。”郭璞注：“𪚩，𪚩鵒，似鳧而小，膏中莹刀。”

《方言》八：“野鳧，其小而好没水中者，南楚之外谓之𪚩鵒，大者谓之鵒蹠。”

《说文》：“𪚩，𪚩鵒𪚩也。从鸟，辟声。𪚩，𪚩𪚩也。从鸟，𪚩声。”

《本草拾遗》：“𪚩鵒，水鸟也。如鸬鹚，脚连尾，不能陆行，常在水中，人至即沉，或击之便起。”

古音冯夷读b'wǎng dí，𪚩𪚩读biék diei，双声通转，初民信万物皆有精灵，鸟高飞，鱼深藏，乃物性之常。𪚩𪚩以鸟而居水中，反于常情，因生疑惑，遂由幻想而构成水鸟为河伯之神话。历代相传，析而为二：河伯为冯夷，水鸟为𪚩𪚩，非由语根上求其本源，自无从知其朔矣。又因浮沉水中，出没倏忽，遂发生乘两龙、驾云车之神话。至《龙鱼河

图》诸书所载，以河伯实有其人，乃后起之传说。

《竹书纪年》：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

《国语·周语下》：“谷洛斗。”（黄谟《国语补韦》云：“灵王时，偶值暴雨，两川相触，故谓之斗。”）

同上：“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国语补正》：“明，灵爽也。二川斗，是其神以灵爽争胜也。”）

《归藏》：“昔者河伯筮与洛战，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也。”（《初学记》二十引）

按用与洛神名，冯夷河神名，二神相斗，自属神话。

《穆天子传》：“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酈人，河伯之子孙酈柏繁，且逆天下于智之□。”

同上：“戊寅，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紆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河水之阿。”

按酈人即冯夷。酈、冯古读同音，《汉书·诸侯年表》“酈城制侯刘縯”。《楚汉春秋》作“封为凭城侯”。人、夷同字，卜辞人方即东夷，金文东夷字亦作人，是其证。酈人为奉冯夷为宗神之国，无夷即冯夷，柏繁为国主之名，柏夭为河伯庙中宗主之名。上言穆王初至冯夷之境，柏繁始迎之，下言穆王将至河伯庙，柏夭迎之于燕然山。

谨 头 丹 朱

谨头神话，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南经》：“谨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驩朱国。”

又《大荒南经》：“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

又“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芭苕、穆杨是食，有驩头之国。”

又《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薰姓，食肉。”

按谨头人面、鸟喙，有翼，食鱼，明为神化之水鸟，以声类求之，当即鸛鵒。《说文》：“鸛，鸛鵒也。从鸟，句声。其俱切。”又“鵒，鸛鵒也。从鸟，谷声。古者鸛鵒不逾沛。余蜀切。”《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鵒来巢。”鸛本又作鵒。《公羊传》作“鸛，音权”。《谷梁传》作“鸛”亦作“鵒”。《周礼·考工记》作“鸛”，亦作“鸛”。《尔

雅·释鸟》：“鸛鵒、鸛鵒，如鸛短尾。射之，衔矢射人。”又韩愈《远游联句》：“开弓射鵒毇。”孙注：“《史记》毇即驩兜字，古文《尚书》亦作驩兜为鵒毇。”是灌头之为鸟名，信而有征。

《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

《荀子·议兵》：“尧伐驩兜。”

按驩兜即灌头，由神话变为人话，成四罪之一了。

又灌头神话分化为丹朱，兹述丹朱传说如次，以资比证。

《竹书纪年》：“放帝子朱于丹水。”

《淮南子·兵略训》：“尧战于丹水之高诱谿浦。

注：“尧以楚伯受命，灭不义于丹水。丹水在南阳。”

《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高诱注：“丹水在南阳。浦，岸也，一曰崖也。”

《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眇讼，可乎？’”

又《益稷》：“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颺颺；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韩非子·说疑》：“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

《尚书逸篇》：“尧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号曰丹朱。”（《太平御览》卷七十引）

按丹朱即驩兜、灌头。其证有四：朱即驩兜、灌头之简名，

《山海经·海外南经》言：“讙头国或曰讙朱国。”头、兜与朱音近，通用。其证一也。丹朱被放居丹水，驩兜亦放于崇山，其证二也。讙头即鸛鹑，朱亦即鸛，其证三也。《国语·周语上》：“有神降于莘，”惠王问内史过，内史过以为丹朱之神，请使太宰师隰姓、奉牺牲粢盛往焉。韦昭注：“隰姓，丹朱之后也。”又《大荒北经》言：“讙头生苗民，鼈姓。”隰与鼈同音通假，其证四也。

《尚书》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颺颺，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论语》云：“羿善射，篡盗舟，俱不得其死然。”依书释文及《说文》证之，则“傲”“篡”字通也。

“傲”《汉书·刘向传》、《论衡·谴告篇》作“敖”。

《管子·宙合篇》云：“若敖之在尧也。”尹注云：

“敖，尧子，丹朱。”是知丹朱与敖，即是一人。自

《尚书》有“用殄厥世”之说。《论语》有“不得其死”之叹，于是尧诛丹朱一事，为先秦旧籍所常见，与

夏启诛伯益，大甲戮伊尹，驩山女为天子等事，并传。

今搜列诸证，述之于次。

《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维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底而亡。”此即枚书《五子之歌》所本。陶唐以失行乱纪而亡，明指丹朱而言；且夏代去尧未远，其说当非虚造。其证一。

《庄子·盗跖篇》云：“尧杀长子。”《释文》引崔

云：“长子考监明。”盖“长子考监明”即“胤子朱启明”之讹。《路史·国名纪》言：“监明先死不得立，”

《古微书》且误以为“中侯文”（乔松年《纬掇》纠正之），皆误会崔说也。按《吕氏春秋·去私篇》云：“尧有子十人”，《求仁篇》云：“臣以十子”，而《孟子》言“九男”，《尚书大传》、《淮南·泰族篇》言“九子”，其一盖即丹朱。丹朱不终臣舜，故但云九也。

《庄子》所谓长子，即《书》所谓胤子，实指丹朱。其证二。

《庄子·齐物论篇》：“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人间世篇》云：“尧攻丛、枝、胥敖，国为虚厉，身为刑戮。”胥敖即敖也。其证三。（宗即崇，鲧所封，丛与崇音近相通。见王氏《读书杂志·余篇·楚辞类》。脍者，《周书·史记篇》众氏所伐之郃也。重黎后育于尧，见《楚语》，当是尧命众氏伐之。脍音在泰部，转入支部为枝，古皆读浅喉音，《管子·度地篇》之枝水，即《虞书》之浚也。）

《韩非子·说疑篇》言：“尧诛丹朱”与五观、管、蔡并举。其证四。

《汉书·邹阳传》云：“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其证五。

《吕氏春秋·召类篇》、《淮南子·兵略篇》并云：“尧战于丹水之浦。”《论衡·恢国篇》云：“尧有丹水之师。”《刘子·兵术篇》云：“尧战丹水。”

（据宋本今误舟）按《汉书·律历志》云：“尧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丹渊盖即丹水。《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而《海内南经》注引《竹书》云：“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记·五帝纪》《高纪》《正义》引略同。今《竹书》在帝尧三十八年。）盖封者放之美名，既放而复伐之，后稷亦尧所使也。其证六。

《鹖冠子·世兵篇》云：“尧伐有唐。”按《史记·五帝纪》《集解》引谯周云：“以唐封尧之子。”是知有唐即丹朱之封号。《路史·国名纪》分唐为三，不足据也。其证七。

《书》言：“放驩兜于崇山。”《孟子》及《庄子·在宥篇》同。《荀子·兵略篇》、《战国策·秦策》皆言“尧伐驩兜”。按驩兜即丹朱，古音驩读舌头音，《尔雅·释兽》：“狸、狐、貉、貉。”《说文》引貉作驩。《方言》八“驩，关西谓之貉。”貉与丹同纽，丹之为驩，犹貉之为驩。古音“兜”“朱”皆舌头音。《诗·鼓钟》《毛传》之朱离，《文选·东都赋》作兜离，是其证也。若《神异经》引《书》作“鴈兜”，《尚书大传》注作“鴈殴”。（又见韩愈《远游联句》。郭忠恕《汗简》、《困学纪闻》十八引《古文尚书》。《广韵》引误作鴈兜。《一切经音义》七十三云：“鴈，古欢字。”）鴈从丹声，即丹之异文。殴与朱，声近相

通。《书》“殳戕”，《汉书·人表》作“朱戕”，
《诗》“静女其姝”，《说文》引作“姁”，皆其左证。
又《海外南经》“驩头”注：“一作灌朱。”“头”
“兜”亦互通字。《史记·宋世家》“景公头曼”《人
表》作“兜栾”，亦一声之转也。《大荒北经》：“驩
头生苗民，苗民鲧姓。”而《周语》韦注谓：“狸姓，
丹朱之后。”狸、鲧字通，则灌头即丹朱矣。丹朱既放
而复受伐，其子姓且降为苗民，亦可悲矣！其证八。
（邹汉勋《读书偶识》亦以驩头、丹朱为一人，又以为
非尧子丹朱，其说似是而非。）

《庄子·盗跖篇》云：“尧不慈。”《鶡冠子·世
兵篇》云：“尧有不慈。”《吕氏春秋·当务篇》、
《淮南子·汜论篇》、《越绝书·吴人内传》俱云：“尧
有不慈之名。”《刘子·妄瑕篇》云：“尧有不慈之
诽。”《楚辞·哀郢篇》云：“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
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凡所谓不
慈，皆指杀朱事也。其证九。

由上列诸证观之，丹朱之见杀，殆无疑义。然尧之为
此，亦岂本怀。《史记·五帝纪》《正义》引《竹书》
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可知
丹朱之覆亡，乃舜矫尧之命行之。禅让之祸，古今所
同，魏文所以致叹于舜禹之事也。（见《魏略》）

丹朱称敖，与象称敖同义。《左传十四年传》、《楚
辞·天问》注并云：“楚人谓未成君曰敖。”是以朱封

于丹，象封于有庠，皆在南服，皆未成君，乃获敖称。

《大戴礼·帝系篇》，象敖与重华并举，刘景升与袁谭书亦然。以辞例推之，必是称谓也。

上述邵瑞彭：《漫闻录·尧诛丹朱考》九证至确，兹附于此，以申其意。

伯夷 皋陶 许由

伯夷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郭璞注：“伯夷父，颛顼师。今氏羌，其苗裔也。”

《国语·郑语》：“姜，伯夷之后也。”

按伯夷是姜姓部族的始祖。氏羌为部族之名。古者女子系姓，因婚媾之故，诸夏名之为姜姓。

传说中伯夷为校正刑法之人：

《尚书·吕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按《尚书·吕刑》为吕国遗书，篇首言：“惟吕命王，享国

百年，蠶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吕命王即吕令王，亦即吕灵王，古命、令通用无别。《周礼·春官》：“太卜”郑玄注：“定作其辞，于将卜，以命龟也。”郑司农云：“吴伐楚，楚司马子鱼卜战，令龟曰：‘鲋也，以其属死之。’”

《左传》僖公九年：“令不及鲁。”《释文》：“令，……本又作命。”《庄子·田子方》：“先君之令。”《释文》：

“令，本或作命。”又令与灵音同通用。《尔雅·释诂》：

“令，善也。”《广雅·释诂》：“灵，善也。”是其证。

《逸周书·谥法》：“极知鬼神曰灵，……死见神能曰灵，好祭鬼神曰灵。”是古代以灵为王者之号，以其崇信鬼神也。吕为姜姓之国，伯夷之后，尊其宗神，故言皇天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位置在禹、稷之上。盖伯夷乃神羊之名，夷羊折狱为其祖传之制。氏羌为牧羊部族，以羊折狱，因以为宗神之名。试言其证：

《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梲机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韦昭注：“夷羊，神兽。牧，商郊牧野也。”

《淮南子·本经训》：“夷羊在牧。”高诱注：“夷羊，土神。殷之将亡，见于商郊牧野之地。”

《逸周书·度邑解》：“王曰：‘呜呼！且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遍野。’”

《墨子·明鬼》：“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乃使之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

矣，读中里微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殪之盟所。”

《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八年，夷羊见。”

《说文》：“羴，驂羊也。”

明胡应麟云：“夷羊，盖商羊、羴羊之类。”（见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引）

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史记·货殖传》：

‘其民羯羴不均。’徐广：‘羴，音兕，一音囚几反，皆犍羊名。’当即是夷羊也。”按羴即夷之本字，羯即犍之异文。

按夷羊为神兽之名，信而有征。齐为姜姓之国，以羊折狱，犹行其先世遗法。《诸蕃志》云：占城人“若有欺诈诬害之讼，官不能明，令竞主过鱣鱼潭，其负理者，鱼即出食之；理直者，虽过十余次，鱣自避去。”初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主宰，是非曲直，问神可知。初民的文化背景相同，他们便会有相同的神判法。《山海经·海内经》言：“伯夷父生西岳。”盖西岳即岳神，亦即大岳、四岳。

《诗经·嵩高》：“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国语·周语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四岳为四人。……四岳分掌四方，犹周、召之主陕东西也。每岳一人，皆为方

伯，故《周语》谓之四伯。若以四岳为一人，则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

《左传》隐公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

又庄公二十二年：“姜，大岳之后也。”

又襄公十四年：姜戎子支驹言：“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

章炳麟《序种姓》云：“羌者姜也。”傅斯年《姜原》亦谓羌、姜本一字，“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犹卜辞鬼方之鬼或从人或从女。姜姓传为大岳之后（《左》庄二十年）或四岳之后（《周语下》），姜戎亦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三〇年第二本第一分）

按岳为羊群蕃息之地，龙能兴云致雨，必草木畅茂，然后羊群繁殖，故其族构成伯夷生西岳，西岳生先龙之神话。《诗经·嵩高》言“维岳降神”，与《山海经·海内经》言“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同意。盖氏羌以夷羊为至上宗神，岳神犹在其次。龙为鳞虫之长，能兴云致雨，亦为神物。至《海内经》言“西岳”，《国语·周语》言“四岳”，《左传》言“大岳”，盖氏羌蕃息于诸夏之西，故言西岳。“大”为形容词，古文“大”与“四”形近，故误。后世以四岳为官名，则由字误而生出的附会之说。

载籍中有皋陶作士之传说，兹述如次：

《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

贼奸宄，汝作士。”韦昭注：“皋陶亦作咎繇。”（《史记·五帝本纪》同）

《竹书纪年》：“命咎陶作刑。”（《北堂书钞》卷十七引）

《诗经·泮水》：“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大戴礼·五帝德》：“皋陶作士。”

《淮南子·主术训》：“故皋陶瘡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咎繇作士，正五刑。”

又《刑法志》：“咎繇作士。”

又《东方朔传》：“皋陶为大理。”

《孔子家语·正论》：“《夏书》曰‘昏默贼杀’，咎陶之刑也。”

皋陶为掌刑狱之官，诸书所载，同一传说。我认为，皋陶即獬豸，亦神羊，亦即伯夷。

《墨子·尚贤中》：“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

《尚书·汤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准，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史记·殷本纪》引）

《尸子》：“舜举三后而四凶除。”（《太平御览》卷八一引）

《尸子·仁意篇》：“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狱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天下以为父母。”（《群书治要》引）

按上书所述，禹、稷、皋陶之功，同为—事。舜所举之三后，即《尚书·吕刑》皇帝所命之三后，《吕刑》谓：“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而《尸子》亦云：“听狱折衷者，皋陶也。”则皋陶即伯夷，毋待烦言。我认为，皋陶即神羊，也即解廌。试言其证：

《说文》：“廌，解廌，兽也。似山牛（按山牛二字疑羊字之误分），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省。”

《汉书·司马相如传》：“弄解廌。”（颜师古注：“张揖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

《后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别曲直。”

《论衡·是应》：“儒者说云：‘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冶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

梁任昉《述异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皋陶冶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

《神异经》：“东北荒中有兽，见人斗则触不直，

闻人论则咋不正，名曰獬豸。”

按皋陶古读 kəu dəu，解豸古读 keŋ dʰieŋ，双声相转。其证一。皋陶为折狱之官，解豸为决讼之兽，由人而兽，与夷羊之为伯夷，演变正同。其证二。夷羊、解豸皆触不直，伯夷、皋陶皆主刑狱。其证三。至《论衡·是应》言“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盖传说分化后，析人兽为二。载籍中又有尧、舜、禹举皋陶之传说，述之如次：

《墨子·尚贤下》：“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

《论语·颜渊》：“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吕氏春秋·赞能》：“舜得皋陶而舜受之。”高诱注：“受，用也。”

《史记·夏本纪》：“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

《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按偃燕声转。皇甫谧附会为东夷民族，误。

而许由亦有辞让之传说：

《墨子·所染》：“舜染于许由、伯阳。”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

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释文》：“许由，隐人也。隐于箕山。司马云：‘颍川阳城人。’简文云：‘阳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

又《徐无鬼》：“齧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

又《外物》：“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

《荀子·成相》：“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

《韩非子·说林下》：“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逃之，舍于家人，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许由者也。”

又《外储说右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

《吕氏春秋·求人》：“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辞，……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而食。”（高诱注：“箕山在颍川阳城之西，水北曰阳也。”）

又《当染》：“舜染于许由、伯阳。”

《淮南子·原道训》：“夫许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尧者，志遗于天下也。”高诱注：“许由，阳城人也，箕山之隐士也。尧以其贤聘之，欲禅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遗于天下也。”

又《道应训》：“许由让天下而弗受。”

又《精神训》：“通许由之意，金滕豹韬废矣。
……知许由之贵于舜，则不食物。”

又《汜论训》：“许由让天下，终不利封侯。”

又《泰族训》：“舜、许由异行而皆圣。”

《史记·伯夷列传》：“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
许由不受，耻之逃隐。”

又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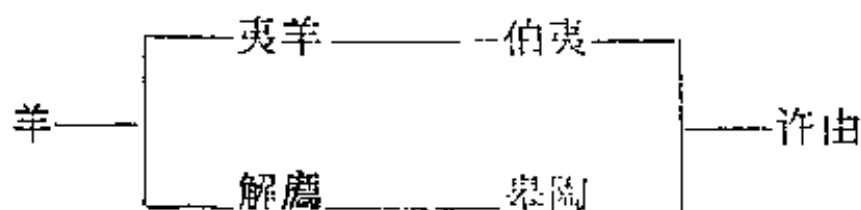
《论衡·逢遇》：“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
世，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

《论衡·书虚》：“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

按皋陶、许由，实一人之分化，选举、辞让亦一事之演变。
皋陶即伯夷，而许由亦即伯夷。其证有五：《淮南子·修务
训》：“冶由笑，”高诱注：“冶由笑，巧笑。”《文选》
木华《海赋》：“眇眇冶夷”，李善注：“冶夷，妖媚之
貌。”是冶由即冶夷，由、夷二字，双声通转。其证一。
《史记·夏本纪》言：“封皋陶之后于英、六。”而许由之
许，实由受封之邑得名。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
其子姓封许而称伯夷曰许由，亦犹称契曰股契，称稷曰周
稷。其证二。《尚书·吕刑》言“伯夷”，《汤诰》和《墨
子·尚贤中》言“皋陶”。其证三。《尚书·尧典》虽为晚
出之书，然其记载必有所本，中言四岳辞让与许由事同，而
《左传》隐公十一年言：“许，大岳之胤。”其证四。《诗
经·小雅·鼓钟》：“忧心且妯。”《一切经音义》十二引

作“忧心且陶。”《史记·秦本纪》、《韩非子·十过》、《吕氏春秋·不苟》之“由余”，《汉书·古今人表》作“繇余”。颜师古注：“即由余。”由此可知，由、妯、陶、繇通用。其证五。据此五证，伯夷、皋陶、许由，实为一人，是不可怀疑的。

综上考证，列表如下：



女 魃 听 沃

女魃、听沃，皆见《山海经》，述之如次：

《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

按魃之言𤇆，《说文》：“𤇆，火气也。从火，发声。”《诗经·云汉》：“旱魃为虐。”《毛传》：“魃，旱神也。”《说文》：“魃，旱鬼也。从鬼，发声。”魃为天女，能止雨，所居不雨。盖以火气象征天时亢旱，故司旱之神谓之魃。《海内经》言“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訖”，听訖当即旱魃。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訖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神农非炎帝。”说详专篇。其言奔水氏之女曰听訖，即《海内经》言：“赤水之子听訖。”奔与𤇆，一音之转，赤训大火，义与𤇆相会，是奔水即赤水也。訖因形近误为訖。《易林》：“复之革祆，社叠鼓，以除民疾。”注：“叠当作彙，祆当作祆。”是訖误为訖，犹祆误为祆也。又《大荒北经》言黄帝乃下天女曰魃，杀蚩尤后不得复上，帝置之赤水北。故《海内经》谓之赤水之子听訖。炎帝为火神，女魃为旱鬼，火与旱相因，故神话中配为夫妇，与舜妻登比氏恰相类似。

玄 冥

玄冥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

也。”

《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

《吕氏春秋·孟冬纪》：“其神玄冥。”高诱注：“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为玄冥师，死祀为水神。”

《楚辞·九章·怀沙》：“玄文幽处兮，（原文作“处幽”，兹从《史记》改）朦谓之不章（朦下“瞍”字从《史记》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

按“玄文幽处”与“离娄微睇”文相偶，玄文当是人名，盖即玄冥。文与冥双声通转，北方幽暗，故云幽处。王逸注：“玄，墨也；幽，冥也。”失之。《左传》言“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业。”是玄冥为水官之名。《国语·鲁语》言“冥勤其官而水死。”是冥以水官为名，犹周弃为稷官因名后稷。《吕氏春秋·孟冬纪》言“其神玄冥”，盖由官名演变为神名。

《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强，黑身手足，乘两龙。”

又《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虬。黄帝生禺虬，禺虬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虬处东海，是惟海神。”郭璞注：“言分治一海而为神也。”

又《大荒北经》：“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大宗师·释文》引无曰字，作禺强。）

《庄子·大宗师》：“夫道……禺强得之，立乎北极。”
《疏》曰：“禺强，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鸟身，乘龙而行，与颺颺并轩辕之胤也。虽复得道，不居帝位，而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号北极也。”《释文》：“北海之神，名曰禺强，灵龟为之使。《归藏》曰：‘昔穆王子筮卦于禺强。’”

《楚辞·天问》：“伯强安处？（安原作何，《太平御览》卷十五引作安，兹据订）惠气安在？”

《淮南子·墜形训》：“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
高诱注：“隅强，天神也。乾为不周风。”

按禺强，海神也。郭璞注谓字玄冥，混海神与水神为一，非是。余谓玄冥之本身为鸛，始幻化为蛮，蛮继演变为玄冥，盖水鸟之神话。试言其证：

《尔雅·释鸟》：“舒鳧鸛。”郭璞注：“鸭也。”

《说文》：“鸛，舒鳧也。从鸟，敫声。”

《广雅·释鸟》：“鸛，鸛也。”

《尸子》：“野鸭为鳧，家鸭为鸛。”（《本草拾遗》引）

按鸛为家禽，谓之舒鳧，言其行舒迟，不畏人。《周礼·大宗伯》：“庶人执鸛。”郑玄注：“鸛，取其不飞迁。”盖庶人执鸛，取其易得，郑注望文生义，非也。古读喉牙不

分，鸭与𪇧，一音之转，𪇧一名𪇧，一作番𪇧。

《说文》：“𪇧，水鸟也。从鸟，蒙声。”

《史记·司马相如传》：“烦𪇧鹖𪇧。”《集解》引徐广曰：“烦𪇧，一作番𪇧。”《索隐》引郭璞云：“烦𪇧，鸭属。”

按𪇧𪇧双声韵，亦侯东对转。徐、郭二说并得其实。𪇧又转为𪇧为𪇧。

《山海经·西山经》：“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𪇧𪇧，见则天下大水。”

《博物志》：“崇丘山有鸟，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飞，名曰𪇧。”

按𪇧与𪇧皆𪇧之音转，其状如鳧，见则天下大水，其水鸟之神话，至为明显。

《山海经·海外南经》：“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

《逸周书·王会》：“巴人以比翼鸟。”

《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郭璞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飞。”

《博物志》：“比翼鸟，一青一赤，在参隅山。”

按崇吾、参隅一音之转，𪇧𪇧、比翼皆一目一翼，相得乃飞，是比翼为𪇧𪇧之异名，毋待烦言。

𪇧即𪇧𪇧之神化，其证有三：

一、冥、蛮、蛮，一音之转。

二、冥人面鸟身，蛮蛮皆水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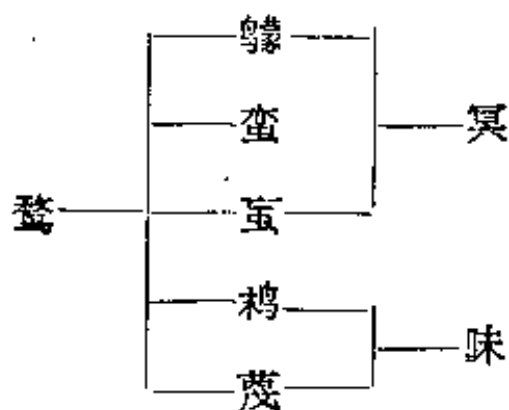
三、冥为水神，蛮蛮见则天下大水。

据此三证，我认为冥为蛮蛮之演变，亦即鸛之幻化。《说文》谓之玄冥者，盖北方属水，其色黑，故以玄形容之。

冥又转为昧：

《左传》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

按金天氏即少皞，昧即冥之转音。《广雅·释鸟》：“鸛……鸛鵒也。”昧、鸛双声，是昧即鸛，亦即鸛矣。鸛又转为蔑，《方言》：“桑飞（即鸛鵒），自关而西谓之桑飞，或谓之憺鵒。”《荀子·劝学》：“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杨倞注：“蒙当为蔑。”《谷梁传》昭公二十九年：“夏，曹公孙会自梦出奔宋。”《释文》：“梦，本或作蔑。”是其证。综其演变之迹，列表如次：



虞 幕 句 望

虞幕传说，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国语·鲁语上》：“幕能帅颺颺者也，有虞氏报焉。”

又《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

（《储本》作“成物乐生。”）

《左传》昭公八年：“陈氏……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冀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颺颺，颺颺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按据《国语·鲁语》，可见自幕至于瞽瞍，世为虞君，而《史记·五帝本纪》谓自舜先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当系诬说。王应麟《困学纪闻》：“《左传》史赵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冀德于遂。’则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黄模《国语补韦》：“按《周语》先立春五日，瞽告有协风至，此云能听协风，即无违命之实

也。《左传》又云瞽史知天道。瞽，史官名，非即无目者，以虞氏世为瞽史，故《尚书·尧曲》言舜曰瞽子，又曰父顽，瞽以举其职，顽以言其性也。”幕为虞之祖先，当即句望。考幕与望，古读同声韵，亦鱼阳对转。又《鲁语》以虞幕与杼、上甲微、高圉、太王并列，同为夏、商、周有功德之祖先，故祀典特隆。幕之功德，据《郑语》言，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盖农业社会，以风与植物生长有密切关系，而乐舞可以和风，使之应节而至。虞幕有此功德，故其祀典特隆。《史记·五帝本纪》说：“桥牛父曰句望。”句望即句芒。

句芒，即春神。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赐之寿十九年。’”

《尚书大传》：“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太皞神句芒司之。”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墨子·明鬼下》：“昔者秦穆公（旧作“郑穆公”，从孙诒让据《山海经》郭注及《玉烛宝典》引文，与《论衡·福虚篇》、《无形篇》校正）当昼日中处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秦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

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
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名”，据王校增）？’曰：‘予为句芒。’”

司马相如《大人赋》：“使句芒其将行兮。”《正义》引张云：“句芒，东方青帝之佐也，鸟身人面，乘两龙。”（见《史记·司马相如传》）

按东方属春，句芒为春神，主发育生长，故能锡寿，而使国家蕃昌，子孙茂盛。

《尔雅·释鸟》：“狂茅鴝。”郭璞注：“今鸛鴝也，似鸛而白。”

《广雅·释鸟》：“鸛、鸛、鸛、鸛、鸛也。”

按茅与鸛，一音之转。析言之为狂或鸛，若茅合言之，则谓狂鸛或狂茅，声转为句望。鸛者，白色之名。《尔雅·释畜》：“面頰皆白惟駢。”駢与鸛，声义正同。秦穆公所见之神，鸟身素服，正是狂鸛的形状。

夏 启

夏启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璫。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又《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嫫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竹书纪年》：“启登后九年舞《九韶》。”（《路史》注引）

《归藏》：“昔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归藏》：“昔夏后启筮乘飞龙以登于天，皋陶占之曰：‘吉。’”（《太平御览》九二九引）

《文选》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殽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翫（“翫”读如践。践，居也，谓居之于鹑首之虚也。见王引之《读书杂志》十六）诸鹑首。”薛综注：“大

帝，天也。”

《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央曰钧天。”高诱注：“钧，平也。为四方之主，故曰钧天。”

按《九代》即《九招》，亦即《九韶》。原为上天之乐舞。《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史记·扁鹊传》同）是其证也。夏后启三嫔于天，得之以下，歌舞于大乐之野，此为原始之神话。

邵瑞彭在《韶乐》一文中说：“虞舜之乐名《韶》，《书》曰：‘箫韶九成’，盖乐之一章曰成，韶有九终，犹后世套曲之有九阙。古称九奏万舞，乐之最盛者也。韶、磬、招，声系相同，可以通假。窃疑春秋之世，齐国尚存《韶乐》，孔子得闻之。孟子所谓《徵招》、《角招》，当是就《韶乐》之遗声而为之歌词。楚国亦有《韶乐》，周穆王时，祈招之诗，原出有虞，而楚人能诵其文。……《楚辞》中有《招魂》、《大招》二篇，殆亦《韶乐》之遗声。宋玉、景差所为文，犹后人之按谱填词耳。”

按淮南招隐之歌，汉廷文始之舞，导源楚声，亦《韶乐》之支流。

《楚辞·天问》：“启棘宾帝（“帝”原作“商”，据朱骏声说校改），《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

死分竟地？”

《孟子·万章下》：“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

按此言启宾于上帝，得《九辩》、《九歌》以下，勤子似言禹向涂山女索子事，屠母似指石破北方而生启事，“死分竟地”谓身没之后，而境宇分裂。

《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夫家巷。”

《开筵》：“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官之序，是谓《九歌》。”（《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引）

按此言启得《九辩》《九歌》后，康娱自纵，卒召五子家巷之祸。家巷，犹言家哄或家鬭。（说见王引之《读书杂志·余篇下》）即《天问》所谓死分竟地。

《墨子·非乐》：“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苕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

按《武观》为《尚书》篇名，言启纵乐无度，其结果“天用弗式”，谓五子内讧。

《逸周书·尝麦解》：“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之以彭寿，思正夏略。”

扬雄《宗正箴》：“昔在夏时，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见《古文苑》卷十五）

按此言五子作乱，遂凶其国，幸皇天哀念禹之功劳，赐以拨乱反正之彭寿，卒能恢复旧物。

《国语·楚语上》：“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

按五观即《墨子·非乐》之武观，武、五音近通假。五子为启子，五观亦启子；五子是作乱之徒，五观亦是奸子；五观自然是五子之异名了。启有五观，与尧有丹朱，舜有商均，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相同，是启为元德之贤士，而五观却为不肖之奸子。

赵一清《水经注释》：“按所谓观扈是五观，《汉志》之畔观与有扈同。或曰即太康奸子五人。王应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岂朱、均、管、蔡比，《水经注》本韦氏之说，非也。”

王鸣盛《尚书后案》：按《五子之歌》，盖晚晋伪古文也。韦注确不可易。“《墨子》所谓武观，武五通，武观即五观，五观即五子，以其封于观，故称五观。《水经注》九卷《淇水》又北经顿丘县故城西，《古文尚书》以为观地矣，盖大康第五君之号曰五观者也。《逸周书》卷六《尝麦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其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五子，武观也。彭寿，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注

云：‘武观，五观也，国在今顿丘卫县。’……盖五子封观作乱，被伐来归，其后又导太康以淫乐，故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篇》云：‘夏后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须洛纳，是谓五观。’”（《皇清经解》卷四三四）

《韩非子·说疑》：“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

按此可证五观为启所诛。

《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姁、邳，周有徐、奄。”

按扈、五音近。五观当即观扈之倒文。《国语·楚语》“启有五观。”韦昭注：“《传》曰‘夏有观扈’。”观扈与三苗、姁、邳、徐、奄并举，遂由五子而演变为敌国。

《逸周书·史记解》：“弱小在强大之间，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

《淮南子·齐俗训》：“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汉书·地理志》：东郡有畔观县。应劭曰：“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

《后汉书·郡国志》：“卫……本观故国。姚姓。”按观扈再析为二：一为扈氏，一为畔观。《逸周书·史记

解》言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淮南子·齐俗训》言有扈氏为义而亡。盖随事立言，借以垂戒，所以各殊。至观谓之畔观，因其背叛，故有此名。

载籍中又有启代益作后之传说，述之如次：

《楚辞·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讎，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籍，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按启为夏代之宗神，益为嬴姓之宗神。启代益作后，由神话变为人话。人间有篡夺之事，反映宗神亦有之。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战国策·燕策》、《史记·燕世家》略同）

按此言益已受禹之天下，而又为启所夺，即《楚辞·天问》启代益作后传说之解释。

《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皙传》同）

按此言启已为天子，益拟夺其位，而为启所杀。

夷 羿

夷羿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

又《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又《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又《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楚辞·天问》：“羿焉羿日？乌焉解羽？”

同上：“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嫫？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同上：“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

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蓐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胁鹿，何以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

又《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闻一多《楚辞校补》疑狐当为猪字之误）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

是，可不怨乎？”

又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惓无餍，忿艮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又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斟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獬豸、九婴、大风、封豨、凿齿（原文在獬豸下，兹从王校改）、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泽（据王校改），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野（据王校改），上射十日，而下杀獬豸，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

又《修务训》：“羿左臂修而善射。”

又《说言训》：“羿死于桃棖。”高诱注：“棖，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棖也。”

又《说山训》：“羿死，桃部不给射。”高诱注：“桃

部，地名。羿，夏之诸侯有穷君也。为弟子逢蒙所杀，不及摄已而射也。”

又《汜论训》：“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高诱注：“羿，古之诸侯。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风伯坏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诛九婴、窫窳之属，有功于天下，故死托祀于宗布。祭星为布，宗布谓此也。（原作祭田为宗布，谓出也，依孙校改）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孙诒让云：“《尔雅·释天》云：‘祭星曰布’，即高所本，但高释宗布之义，并臆说难信。窃疑即《周礼·党正》之祭紫，族师之祭酺。郑注云：‘紫谓尊紫水旱之神。’‘酺者为人物裁害之神也。’（紫宗酺布，声近字通，《礼记·祭法》“云紫，紫示作宗”。）紫酺并禳，除裁害之祭，羿能除害，故托食于彼，义亦正相应也。”

《灵宪》曰：“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

（《后汉书·天文志上》引）

按夷羿为东夷所奉之宗神。《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又“弓，以近穷远。”弓、穷同音，《释名·释兵》：“弓，穷也。张之穹隆然也。”《老子》：“天之道，其犹张弓乎？”盖夷为引弓之部族，射事为其特长，古代生息于青徐境内，故谓之东方之人，而奉羿为其宗神。《水经注·河水》：“平原鬲县故城西，……故有穷后羿国。”鬲县，今山东德县境。考载籍中记述羿事，有全为神话者，

有属传说而有史实为之素地者，兹分两项述之：

甲、神 话

《山海经·海内经》言：“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楚辞·天问》说：“帝降夷羿。”帝俊即帝，为天神之号。夷羿所用之弓矰，为天神所赐，以扶下国。下对上言，明从天上而下来。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即《淮南子·本经训》言尧使羿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杀檮杌、断修蛇、擒封豨，盖此数物皆为民害，羿能除之，有功于民，故《汜论训》言：“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虽全为神话，然实反映远古时代，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东夷挟其弓矰利器，以与鸷鸟猛兽搏斗，卒克服之，食其肉而寝其皮，且利用其骨骼以作器具，毛羽以作装饰。抚今思昔，不忘旧劳，于是由幻想而构成神话。

《楚辞·天问》言：“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又言：“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淮南子·本经训》言：“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考十日并出，羿射去九，盖由于神话之误解与附会。《山海经·大荒南经》言：“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日数十也。”此言十日，即十干，古代记日之名，传说中以为羲和所造。《尸子》“造历数者，羲和子也”（《艺文类聚》卷五引），是其证。日为太阳，用以记时，因此演成羲和生十日之神话，再由记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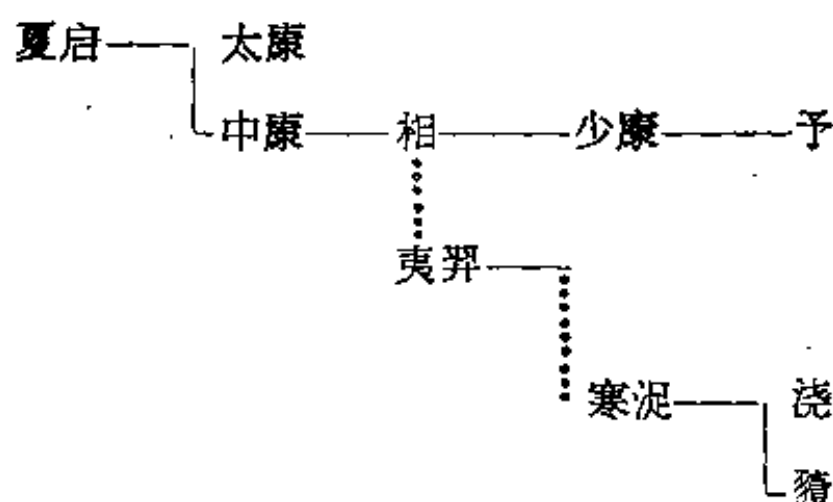
名，转为太阳，因附会为十日并出，但高悬天空仅一太阳，遂造出九日为羿射去之神话。

《楚辞·天问》言：“白蟾婴葍，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此盖月中阴影之神话。“白蟾婴葍，胡为此堂？”似言月宫图画中形象如此。“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言姮娥盗药事。《淮南子·览冥训》：“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后汉书·天文志》：“姮娥窃羿不死药奔月，及之为蟾蜍。”

乙、传说

夷羿代夏，寒浞杀羿，及少康中兴，为古代夷夏交争一大事。《楚辞·天问》、《离骚》及《左传》记述，至为详悉，兹列二表如次，以资比较。

世系表



按太康、中康是启的化身，夷羿就是后益，传说化一事为二事，化一人为二人。启灭夷羿即启杀益，寒浞灭相，少康中兴。

事迹表

天 问	离 骚	左 传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襄公四年：昔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钅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冯珧利矧，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同上：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同上：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怒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

天 问	离 骚	左 传
		同上：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 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
		哀公元年：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 襄公四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哀公元年：少康……基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天 问	离 骚	左 传
惟浇在户， 何求于嫂？何 少康逐犬，而 颠陨厥首？女 歧缝裳，而馆 同爰止。何颠 易厥首、而亲 以逢殆？	浇身被服强 圉兮，纵欲而 不忍。日康娛 而自忘兮，厥 首用夫颠陨。	襄公四年：少康灭浇 于过，后杼灭豷于戈， 有穷由是遂亡。 哀公元年：使女艾谍 浇，使季杼诱豷，遂灭 过、戈，复禹之绩。祀 夏配天，不失旧物。

互 人 国

互人国见《山海经》，述之如次：

《海内南经》：“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恕，灵恕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按氏人国之氏，为互之误字。郝懿行笺：“氏、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氏正作互字也。”其说甚是。炎帝为天神，其孙灵恕。恕为鸛之假借，《说文》：“鸛，鸛鷀，鬼

属。从鸟，契声。”神之，故曰灵鹩，犹龟之言灵龟。互人，人面鱼身无足，即《周礼》所谓“互物”。《周礼·天官》：“鼈人掌取互物。”郑司农云：“互物，谓有甲鼈胡龟鼈之属。”又《地官》：“掌鼈，掌斂互物鼈物。”郑玄注：“互物，蚌蛤之属。”灵翹生互人，盖物种变化之神话，嗣幻化为人，又幻化为国。考先民以互物为鸟类所化，载籍中犹有其征。

《大戴礼·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为蜃。”

《逸周书·时训》：“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冻。又五日，雉入大水为蜃。”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为蜃。”
(《吕氏春秋·十月纪》、《淮南子·时则训》同)

《国语·晋语九》：“雉入于淮为蜃。”

《说文》：“蜃，雉入海化为蜃。从虫，辰声。”

同上：“蜃，蜃属。有三，皆生于海，千岁化为蜃。秦谓之牡厉。又云，百岁，燕所化。魁蛤，一名复累，老服翼所化也。从虫，合声。”

凡此皆言蜃蛤为鸟类所化。鸕鹚，鳬属，生活水中，先民推求物种来源，由共同生活之物，横生误解，因谓互物为鸕鹚所化。而后世鸟类化蜃蛤之说，亦即由此脱化而出。

神 农

神农传说，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庄子·胠篋》：“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又《盗跖》篇：“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路史·后纪》三注引孔季彦说，及《帝王世纪》并以为伏羲事。）

同上：“神农乃使教民播种五谷。”

又《原道训》：“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

《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歿，以强

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战国策·赵策》：“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吕氏春秋·上德》：“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此神农、黄帝之政也。”

按神农为耕稼部族所奉之宗神。《说文》：“耒，耕也。从耂，囟声。”《汉书·食货志》：“民有业辟土植谷曰农。”解释农义，至为精审。神之，故曰神农。《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此以神农为德号，允符原义。至典籍所载，皆以神农为至治之世，乃周秦时代学者虚构之乌托邦，非实有之事。

神农史迹，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吕氏春秋·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高诱注：“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无道，故自攻之。神农，炎帝。”梁玉绳云：“《淮南·道应》作宿沙，古字通。《逸周书·史记解》作质沙。”

《战国策·秦策一》：“神农伐补遂。”

按夙沙在青齐境内，其民自归神农，则神农部族相距当不甚远。补遂所在，载籍无征，不可考矣。

《吕氏春秋·慎势》：“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高诱注：“神农，炎帝也。农植嘉谷，化养

兆民，天下号之曰神农。”

《帝王世纪》：“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董、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也。”

（《易·系辞》《正义》引）

按神农世系，二说各殊，然必有史实为之素地，未可概以子虚乌有目之。

《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按许行治神农言，以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并实行其遗教，“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此种君民平等，自食其力之情形，核之现代未开化之初民社会，甚相符合。是神农部族传至战国，旧俗遗风，犹未尽泯，宜乎，当时学者艳称之。

《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韦昭注：“炎帝，神农也。”

按《史记·封禅书》言：“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是神农、炎帝显为二人，韦说殊非。

《春秋说》：“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谷，曰神农。”（《礼记·月令》《正义》引）

按三国时谯周作《古史考》，以为炎帝与神农各是一人

(《左传》《正义》引)。《庄子·胠篋》言结绳之世，历数十二帝名，大庭氏与神农氏分列，显非一人。

《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正义》：“伊耆氏神农也。”按伊耆为尧姓，载籍分明，未可与神农混为一谈。

《左传》昭公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预注：“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正义》：“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按先儒旧说，神农、炎帝、大庭氏混合为一，据《史记·封禅书》知神农、炎帝非一，据《庄子·胠篋》知大庭、神农非一，则此说不足辨。《帝王世纪》以列山为神农别号，《史记·人表》则列炎帝、神农氏于第一等，而阙烈山氏于少典后，实非为一。

燕 乞 玄 鸟

《尔雅·释鸟》：“燕𪚩。旧注齐曰燕，梁曰𪚩。”郭璞注：“一名玄鸟，齐人呼𪚩。”（《太平御览》卷九二三引）

《说文》：“燕，玄鸟也。𪚩口、布𪚩、枝尾，象形。”

同上：“乞，燕燕，玄鸟也。齐鲁谓之乞，取其名自呼，象形。𪚩，乞或从鸟。”

《大戴礼·夏小正》：“二月……来降，燕乃𪚩。燕，𪚩也。降者，下也。言来者何也？莫能见其始出也，故曰来降。言乃𪚩何也？𪚩者，𪚩也。𪚩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室穴也。谓之室（原文作“突穴取与之室”，今依王校改正），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内也。”

同上：“九月……陟玄鸟蜚。陟，升也。玄鸟者，燕也。先言陟而后言蜚者，何也？陟而后蜚也。”

《礼记·月令》：“玄鸟至。”郑玄注：“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

同上：“玄鸟归。”郑玄注：“归，谓去蜚也。”

按燕象全体形，乞象于飞形，音亦寒泰对转。燕燕，乞乞，盖肖其鸣自呼之声。其色黑，故谓之玄鸟。以春分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故先民以为嫁娶之象，乳子之征，是以立高禖之祠。

《庄子·山木》篇：“鸟莫知于鹪鹩。”郭庆藩注：“避祸之速。”《释文》：“鹪音意，鹩音而。或云‘鹪鹩，燕也。’”

同上：“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跔跔然，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

《广韵·之韵》：“鹪，意鹪，玄鸟也。”

按玄鸟一名鹪鹩、意怠，盖其合音为ie，与燕若乞双声通转。

《说文》：“禮，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按禮，古文作𡇗，当是从示从乞，乞，玄鸟也。

《说文》：“臑，胸骨也。（小徐本匈骨作匈月）从肉，乙声。臑臑或从意。”

按鹪即乾之别构。乾之作鹪，犹臑之或作鹪，乙当为乞之形误。

《说文》：“嬖，媿也。从女，毆声。”

同上：“媿，嬖媿也。从女，兒声。”

《广雅·释亲》：“媿兒，姓子也。”

《释名·释长幼》：“人始生曰婴儿。胸前曰婴，抱之
婴前，乳养之也。或曰婴倪。婴，是也，言是人也；倪，其
啼声也。故因以名之也。”

《孟子·梁惠王》：“反其旄倪。”赵歧注：“倪，弱
小。婴，倪者也。”

《礼记·杂记》：“中路婴儿失其母焉。”郑玄注：
“婴犹鬻弥也。”

《苍颉篇》：“男曰儿，女曰婴。”（《山海经·南山
经》郝懿行《笺疏》引）

按鬻弥即婴儿之转音。人始生谓之婴儿，鬻倪即鸛鵒之转
音。先民以玄鸟至之日，祀于高禘以请子，因谓子为玄鸟所
生，故以其名名之。

郊 禘 高 禘

郊禘为生殖之神，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诗经·大雅·生民》：“克禋克祀。”《毛传》：
“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

同上：“以弗无子。”《毛传》：“弗，去也。去
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

《吕氏春秋·二月纪》：“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

太牢祀于高禴。(高诱注：“玄鸟，燕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传》曰：玄鸟氏司启者也。《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时也，奔则不禁。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禴。郊音与高相近，故或言高禴。王者后妃以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禴，三牲具曰太牢。”)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高诱注：“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但后夫人率九嫔祀高禴耳。御见天子于高禴中也。”)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禴之前。”(高诱注：“礼后妃之侍见于天子者于高禴祠之前。鞬，弓韬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禴。”郑玄注：“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祠焉。变媒言禴，神之也。”疏引《郑志》焦乔答王权云：“娥简狄吞凤子之后，后王以（“以”字从段玉裁校增）为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禴。”

《周礼·地官》：“媒氏……以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说文》：“禴，祭也。从示，某声。”

同上：“乳，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从孚，从乞，乞者，玄鸟也。《明堂》、《月令》：‘玄鸟至之日，祠

于高禘，以请子。’故乳从乞，请子必以乞至之日者。乞，春分来，秋分去，开生之候鸟，帝少昊司分之官也。”

同上“孔，通也。从乞，从子，请子之候鸟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按禘之言媒，《说文》：“媒，谋也，谋合二姓。从女，某声。”《周礼·地官》：“媒氏。”郑玄注：“媒之言谋也，谋合异类，使和成者。”盖谋合男女以蕃育子姓谓之媒，神之，故言禘。祀之于郊，谓之郊禘。古读郊、高同音。《诗经·卫风·硕人》：“说于农郊。”郑玄注：“郊，读若高。”《周礼·地官》：“载师……任近郊之地，……任远郊之地。”郑玄注：“故书……郊或为蒿。杜子春日：‘蒿读为郊。’”《左传》文公三年：“取王官及郊。”《史记·秦本纪》作“及郿”，《正义》：“郿音郊。”故郊禘亦谓高禘。古代以玄鸟至之日，祀于郊禘以请子。盖春时，玄鸟巢人堂宇而孚乳，先民以为嫁娶之象，生子之征，故祀之。

昌 意 伯 益

昌意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颡项。”

《世本》：“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颡项，颡项生鲧。”

（《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

《大戴礼·帝系篇》：“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谓之嫫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泝”《史记·五帝纪》作“江”，据王校改）

《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颡项，颡项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按昌意即燕，亦即玄鸟。黄帝生昌意，犹言天神生玄鸟也。

《说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旦，一曰日光也。”《广雅·释言》：“昌，光也。”考日光为本意，美言为引申意。字义发展，先实义后虚义。此定例也。意为本名，名上加昌，与禹言伯禹、益言伯益同。神之，故以光形容之意，即燕若乞之转音。其证有三：燕，一名鷦鷯，意即鷦鷯之合音。其证一。《说文》：“肱，匈骨也。从肉，乙声。臆肱或从

意。”考乙为乞之误字，乞，玄鸟也，重文作意，盖双声通转。其证二。《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姁姓。”《古微书·礼纬》：“禹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姁氏。”又《礼含文嘉》：“夏姁氏祖以薏苡生。”考薏苡与意怠，古读同音，亦即意之合音，祖以吞薏苡生，与娥简吞燕卵生契同。禹祖昌意，故有此言。以薏苡为草实，盖因同音而误解。其证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地名，在鲁北。”《正义》：“土地名，穷桑缺，言在鲁北，相传云尔。”

按《左传》定公四年：“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史记·鲁周公世家》亦云：“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则以穷桑为在鲁，说自不误。

《山海经·东山经》：“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

又《北山经》：“有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滹沱。”

按空桑一在青兗，一在赵代。若水之“若”，盖“桑”之误字。若水当作桑水。《史记·五帝本纪》：“昌意降居若水。”《索隐》、《正义》皆以蜀地释之，实误。昌意所降，必古空桑之水，今《山海经》所载，虽注滹沱，然其始必在东次二经所载之山附近，后乃随民族迁徙而西移。

《国语·郑语》：“嬴，伯翳之后也。”

《史记·郑世家》：“秦，嬴姓，伯翳之后也。”

《汉书·地理志序》：“秦之先曰伯益。”

又《百官公卿表》：“苾(古“益”字)作朕虞。”

按翳、𦏧即燕若乞之转音，燕若乞之转为翳、𦏧，犹鸛鵒之转为婴儿、嬰妮也。益即《吕氏春秋·音初》“鸣若嗑嗑”之嗑，亦即燕若乞之转音。苾为嗑之籀文，《说文》：“嗑，咽也。从口，益声。”苾，籀文嗑，上象口，下象颈脉理也。

《国语·郑语》：“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仪百物，以佐舜者也。”

《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吕氏春秋·勿躬》：“伯益作井。”

《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

《世本》：“化益作井。”宋衷注曰：“化益，伯益也。”（《易·井卦》《释文》引）

《吕氏春秋·求人》：“（禹）得陶、化益、真窺、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高诱注：“《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此化益即伯益也。’”

《秦诗谱》：“伯翳为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之先，伯翳佐禹。”

又《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

同上：“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又《陈杞世家》：“柏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

《后汉书·蔡邕传》：“昔伯翳综声于鸟语。”李贤注：“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与鸟语。见《史记》。”

《潜夫论·志氏姓》：“伯翳……以佐舜、禹，抚驯鸟兽。”

据《国语·郑语》、《史记·秦本纪》是伯益佐舜安定百物，据《孟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是伯益驱除禽兽。我认为伯翳、伯益实玄鸟之幻化为嬴姓所奉之宗神，嬴姓部族原居青齐，以狩猎为生。所谓安定百物，驱除禽兽，一生一杀，皆狩猎生活之反映。又《说文》：“井，八家一井，象构韩形，巛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按井为阱之初文。《说文》：“阱，陷也。从囟从井，井亦声。”穿地陷兽为阱，故《淮南子》有“龙登玄云，神栖昆仑”之语。许氏以八家一井释之，非初始之义。

《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噍，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又《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

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顛，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郭璞注：“生十二子，皆以岁名名之，故云然。”

《世本》：“后益作占岁。”（《太平御览》卷十七引）

按噎亦燕若乞之转音。《方言》六：“噎、噎，噎也。楚曰噎，秦、晋或曰噎，又曰噎。”是噎与噎，一音之转。一作噎鸣，即鸣若噎噎之义。噎鸣生岁十有二，即《吕氏春秋·勿躬》：“后益作占岁。”《说文》：“歲，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律历书》名五星为五步。”《尔雅·释天》：“夏曰岁。”郭璞注：“取岁星行一次。”星备岁，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夏曰岁者，主于占星记事。《大戴礼·夏小正》云“初岁祭耒”是也。考岁星十二月周天一次，当狩猎时代即已发现。噎鸣生岁十有二，与羲和生十日，常仪生月十有二同。后益作占岁，与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同。皆古人记载天文发现之史迹。

封豨 伯封

封豨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楚辞·天问》：“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惓无餍，忿齟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淮南子·本经训》：“尧乃使羿……禽封豨于桑林。”

《古文苑》扬雄《上林苑令箴》：“昔在帝羿，失（原作“共”，从闻一多校改，“失”与佚通）田淫（原作“径”）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猪，不顾于愆，卒遇后忧。”

按伯封是封豨神话的人化。夔即契，夔为乐正即契为司徒。《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契称玄王，故其配曰玄妻。夔生伯封，

即契生昭明。伯封谓之封豕，封为本名，豕为所加之恶号，封豕即封豨。《说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谓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读与豨同。”《方言》：“豨……关东西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是豕、豨一物之证。桑林为商之神山，是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即封豨居于桑林，故《左传》言后羿灭封豕，即《淮南子》言羿擒封豨。盖羿擒封豨，为民除害，原为神话，流传既久，以伯封当之，遂成史实了。又寒浞娶纯狐，眩妻爰谋，眩妻即玄妻，故事内容虽不可考，大约羿灭封豕，俘其母而占有之，及浞杀羿，玄妻又归于浞。谋之言媒（说见上），宫浞与纯狐匹配，玄妻实居中为之撮合。

吉 量

吉量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内北经》：“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縞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

《逸周书·王会》：“犬戎文马，文马赤鬣縞身，目若黄金，名吉黄之乘。”

《说文》：“𩇑，马赤鬣縞身，目若黄金，名曰𩇑，吉皇之乘。周文王时，犬戎献之。从马从文，文亦声。

《春秋传》曰：‘文马百駟。’画马也，西伯献纣，以全其身。”

《史记·孔子世家》：“文马三十駟。”

按吉黄、吉皇，音同字通，一作吉量，一音之转。犬戎为游牧种族，奉马为宗神，名曰吉黄。

《说文》：“駟，骏马，以壬申日死，乘马忌之。从马，敖声。”

按忌日亦先民巫术之一。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𩚑。”郭璞注：“𩚑即禹父也。”

按白马即缟身朱鬣之文马，𩚑为犬之转音，犬之转为𩚑，犹犬戎一作昆夷。故白马为𩚑，犹言文马为犬戎。郭注失之。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苍牡，是为犬戎。”

按弄明生白犬，即《山海经·海内经》骆明生白马。盖以宗神言，谓之白马；以种姓言，谓之犬戎。其所奉之神为赤兽，赤，大火也，以火光之辉煌，象征宗神威灵之赫濯，故由白马幻化为赤兽。

吉黄又作吉光。

《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按造车者传说皆以为奚仲。

《墨子·非儒》：“奚仲作车。”（《吕氏春秋·君守》、《淮南子·修务训》、《世本》同）

《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

《淮南子·道应训》：“骖虞、鸡斯之乘。”高诱注：“鸡斯，神马也。”

《六韬》曰：“太公与散宜生……得犬戎文马，豪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鸡斯之乘。”（《艺文类聚》卷九三引）

奚仲时代，传说各异。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杜预注：“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

《淮南子·齐俗训》：“故尧之治天下也，……奚仲为工。”

按奚仲时代，一以为夏，一以为尧，其说虽异，皆以为车之发明者或制造者。至《山海经·海内经》言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为车，盖古代以马驾车，吉光神马也，因谓车为神马所造，惟与古说相违，因附会奚仲为吉光所生，遂由神马变为制车之人了。

吉黄演为揭狝：

《尔雅·释畜》：“短喙揭狝。”

《说文》：“揭，短喙犬也。从犬，曷声。”

同上：“狝，揭狝也。从犬，乔声。”

又演为絜狗：

《山海经·东山经》：“磬山……有鸟焉，其状如鳧而

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

按猓狝、絜钩，从音韵学上可以和吉黄相通假，猓狝善走，絜钩善登，其意义也与吉黄之乘相合。

吉黄一作乘黄：

《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岁。”

《逸周书·王会》：“白民乘黄，乘黄者似狐，其背有两角。”孔鼂注：“白民亦东南夷。”

《管子·小匡》：“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

《墨子·非攻》：“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穆天子传》：“柏夭既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郭璞注：“先驱，寻路也。”

同上：“天子之骏……渠黄……”

按吉黄一名乘黄，犹相土一作乘杜。《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杨倞注：“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吉黄可乘，乘之且可得寿，因谓之乘黄。

一名飞黄：

《淮南子·览冥训》：“青龙进驾，飞黄伏皂。”高诱注：“飞黄，乘黄也。出西方，状如狐，背上有角，寿千岁。”

一名腾黄：

《瑞应图》：“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一名乘黄，

亦曰飞黄，或曰吉黄，或曰翠黄，一名紫黄。”

按飞黄言行走如飞，腾黄言其跳跃自如，皆形容神速之辞。

又名渠黄：

《穆天子传》：“柏夭既至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郭璞注：“先驱，导路也。……所乘马尽黄色，为先驱也。”

同上：“天子之骏……渠黄……。”

按《金楼子·兴王篇》云：舜时，“西王母使使献……乘黄之驹”，实由《穆天子传》附会而出。

开 明 麒 麟

开明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同上：“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郭璞注：“天兽也，名曰开明，为兽禀资于精，瞪视昆仑，威振百灵。”

按开明当作启明，汉人避景帝讳而改之。《尚书·金縢》：“启籥见书。”《史记·鲁周公世家》引作“开”，《左传》僖公六年：“微子启。”《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微子开”，是其证。启为本名，明为附加之形容词，与鹈名鹈明，例正相同。启为天兽，他籍无征。以声类求之，当即麒麟。

《荀子·性恶》：“骅骝、骝骝、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杨倞注：“骝，读为骐。”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麟者，仁兽也。”何休注：“状如麋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

《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于走兽……类也。”

《史记·孔子世家》：“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

《尔雅·释兽》：“麋麋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应兽名。”孙炎曰：“灵兽也。”（《左传》《疏》引。）

《说文》：“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声。”

《论衡·讲瑞》：“麒麟，兽之圣者也。”

按古音启读K'iei，麒麟读g'i Lɿen，其合音为gɿen，两音极近，得相通转，启大概即麒麟。

并 封

并封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蜺，前后皆有首，黑。”

又《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靡笄钜，日月所入者。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逸周书·王会》：“区阳以螫封。螫封者若蜺，前后有首。”

按并封、屏蓬、螫封，一音之转。状如蜺而前后有首，盖并封即蜂之缓音。蜂腰中细，两头粗大，遂由昆虫幻化为两头之怪兽。

《山海经·中山经》：“缙狶山之首，曰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

按平逢即并封之转音。平逢之山，为蜂蜜之庐。盖平逢即蜂，蜂名平逢，犹螫为螫螫。《说文》：“螫，螫螫也。从虫，蒙声。”段玉裁注：“蔑之言末也，散也。”是螫名蔑螫，取细小之义。蜂名并封、平逢，取平衡之义，凡从并、从平得声诸字，皆含此义。

《说文》：“竝，并也。从二立。”考竝象二人并立地上之形，蜂名并封，盖由中腰细小、两头粗大而得名。闻一多云：“两头鼈名曰并封（《海外西经》），一作屏蓬（《大荒西经》）。一种名蛸虫的二首神所居的山，名曰‘平逢之山’。（《中山经》）‘并封’、‘屏蓬’、‘平逢’等名的本字当作‘并逢’。‘并’与‘逢’都有合义。兽牝牡相合名曰‘并逢’，犹如人男女私合曰‘姘’。（《苍颉篇》）《周颂·小毖》‘予其怨而惑后患，莫予荍蜂’，《毛传》曰‘荍蜂，摩曳也。’荍蜂字一作𦵏𦵏。《尔雅·释训》‘𦵏𦵏，𦵏曳也，’（郭注曰‘谓牵挽。’）荍蜂（𦵏𦵏）亦即并逢。交合与牵𦵏，只是一种行为中向心与离心两种动作罢了。盛弘之《荆楚记》描写武陵郡西的两头鹿为‘前后有头，常以一头食，一头行，’正是‘并封’所含的‘𦵏曳牵挽’之意的具体说明。”（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卷一，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按《说文》云：“蠶，飞虫，螫人者。从𧈧，逢声。”蜂古文省音，转为范。《礼记·檀弓》：“范则冠而蝉有綏。”郑玄注：“范，蜂也。”

并封即蜂，由昆虫化为巨兽，由常形变为奇状，故成为两首之并封。至平逢，山神名。为蛸虫者，盖蛸为蛸之借字。《说文》：“蛸，虫也。从虫，乔声。”《左传》襄公十四年：郑公孙蠆，字子蛸。则当是毒螫之虫，盖即蜂之异名。考蛸与桥同一语根，桥者桔槔之合音也。桔槔之制，为二木，木直者为桥直，木横者为桥横。桔槔合言之为桥也。桔槔为用甚

广。《庄子·天运》：“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同上，《天地篇》云：“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洸汤，其名为桥。”（原作“槔”，从《释文》改）《说苑·反质篇》曰：“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淮南子·主术训》：“桥直植立而不动，俯仰取制焉。”高诱注：“桥，桔槔上衡也。（宋翔凤云：“按此说非。桔皋合言为桥，长言之为桔皋，非桔皋为大名，而桥为上衡也。正以所利在衡，故言桥者，辄言衡尔。”）植柱权衡者，行之俯仰，取制于柱也。以喻君也。此则言桥直也。”此井上辘轳，所以汲水也。盖橰槔为物，前仰则后俯，前俯则后仰，与细腰、土鼃首尾相应，恰相类似，凡形似之物例得同名，此鼃之所以名骄虫。

《尔雅·释地》：“北方……中有枳首蛇焉。”郭璞注：“岐头蛇也，或曰今江东呼两头蛇，为越王约发，亦名弩弦。”

《华阳国志》：“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

（《后汉书·西南夷传》李贤注引）

按枳首蛇、两头鹿，皆并封神话之演变。

三 苗 九 黎

三苗史迹载诸《山海经》者，述之如次：

《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

《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蚩姓，食肉。”

按三苗、九黎（详见下文）异名同实，三九数名，言其众也，苗、黎为部族之名。苗之言猫，《诗经·大雅·韩奕》：“有猫有虎。”《毛传》：“猫似虎浅毛者也。”黎之言狸，《说文》：“狸，伏兽，似狐。从豸，里声。”二物大同，得相互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获晏牯。”《释文》：“牯，力之切。徐音来。”《国语·鲁语》作“晏莱。”《汉书·郊祀志》：“杀一牯牛。”李奇曰：“音狸。”师古曰：“西南夷长尾牯之牛也。一音茅。”《庄子·秋水》：“骐驎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尸子》：“使牛捕鼠，不如猫狸之捷。”一言狸，一言猫，是其证。故苗民蚩姓，蚩即黎，亦即狸也。又《风俗通义》：“颛顼有子曰黎，为苗民。”黎亦即狸。至其

地望，《海外经》位之南方，《大荒经》位之北方，盖在北以原居言之，在南以迁后言之。考九黎，见诸载籍者如次：

《尚书·西伯戡黎》：“西伯戡黎。”（《史记·周本纪》作“耆”，《殷本纪》又作“饥”。）

《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宗伯数赤狄鄆舒之罪云：“弃仲章而夺黎氏地。”杜预注：“黎氏，黎侯国，上党壶关县有黎亭。”

同上：“秋七月，……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杜预注：“狄夺其地，故晋复立之。”

《诗经·邶风·序》：“《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

同上：“《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

《史记·周本纪》：“败耆国。”（《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阢。”《正义》：“即黎国也。”）

《说文》：“耆，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从邑，勹声。”

《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县。”颜师古注：“有羊肠阪，沾水东至朝歌入淇。”应劭曰：“黎侯国也，今黎亭是。”

《后汉书·郡国志》：“壶关县，在黎亭，故黎国。”

（李贤注：“文王戡黎即此地。”）黎在上党东北，去纣都不远，故《尚书》郑玄注：“戡黎，入纣圻内。”其地在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交界处。

三苗地望，见诸载籍者如次：

《战国策·魏策》：“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韩诗》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左传》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嘉杀之。”

（《公羊传》作“戎曼子”。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作“鄢子”。）《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诗经·小雅·角弓》：“如蛮如髦。”《毛传》：“蛮，南蛮也。”

《广韵·删韵》：“蛮，南夷名。”

《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城：“有鄢聚，古鄢氏，今名蛮中。”

《水经注·伊水》：新城县南，“故蛮子国也。县有鄢聚，今名蛮中是也。”

按鄢为蛮之假借，曼即鄢之省。苗、蛮一音之转。

古籍言三苗疆域者，《魏策》云：“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

以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例之，左当在西，右当在东。《史记·吴起传》作“左洞庭，右彭蠡。”无汶山、衡山之文。《韩诗外传》则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显有改易之迹。《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衡山者，《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雒县有“衡

山”（雒县在今河南南召县南）。《水经注·汝水》谓之“雒衡山”在禹贡荆州之北，故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太伯仲雍……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亦即此。汶山者，《国语·齐语》：“桓公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

《管子》之《小匡》《霸形》同。《淮南子·墜形训》

“汝水出猛山，”猛或即汶之声转。然则洞庭、彭蠡，殆非今之洞庭、鄱阳，彭蠡为水湍回之称，《吕氏春秋·爱类》谓禹“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是也。（《淮南子·人间训》云：“修彭蠡之防。”）洞则通达之称。

《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人洞庭下。”郭璞注云：“洞庭，地穴也，在长沙巴陵。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为地脉。”《水经注·沔水》云：

太湖有苞山，“春秋谓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潜行，北通琅邪东武县（今山东诸城县），俗谓之洞庭。旁有背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潜通洞庭。”《尔雅》、《说文》皆云：“荣，桐木。”《说文》又云：

“桐，荣也。”东冬与耕青通转，桐即洞，荣即荣。

《禹贡》：“济，入于河，溢为荣。”潜行复出与洞庭地穴意类。盖古大河两岸，水泉伏涌，随地成泽，皆称洞庭。故《淮南》谓“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

（《本经训》）《庄子》亦谓：“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天运》）《尚书·牧誓》“有

擊”，春秋河东有茅戎，盖三苗之族。（参见钱穆：《古三苗疆域考》。《燕京学报》，一九三二年第十二期）按三苗疆域，《魏策》所述甚为具体，经钱穆考定，在江之北，不在江南，其说为是。至《史记》言在江淮荆州盖约略言之。三苗史迹，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尚书·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无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正义》曰：“郑玄以为苗民即九黎之后，颛顼诛九黎，至其子孙为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后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齔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齔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之命，配享在下。王曰：

‘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尚书·甘誓》：“有扈氏（有扈、有苗当是一传说之分化）威侮五行，怠弃三政，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墨子·尚同中》：“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民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

又《尚贤中》：“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于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齔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

《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

按《吕刑》为吕国遗书，其首句云“惟吕命王”，命为令

之后起字，令与灵同音通用。《华阳国志·序志》：“荆人鳖灵死，尸化西土，后为蜀帝。”《后汉书·张衡传》：“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李贤注：“鳖令，蜀王名也。令音灵。”故“吕令王”即吕灵王。《逸周书·谥法》极知鬼事曰灵，又好祭鬼神曰灵。《汉书·郊祀志》：“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考谥法虽后起，然名灵王，义实取此。吕为姜姓之国，奉伯夷为宗神，巫术盛行，用羊折狱（说详《伯夷》篇），与苗黎之族宗教制度、礼仪风俗，格不相入。其云苗民弗用灵者，《说文》：“靈，靈巫，以玉事神。从玉、靈声。”又“靈，靈或从玉。”《墨子·尚同中》引作“练”，《礼记·缁衣》引作“命”。命为令之后起字，灵、练、令，一声之转。谓苗民不用其巫术。其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者，谓苗民作五刑，毁伤肢体，不用夷羊折狱之法。先民对于异教殊俗之部族，常怀深恶痛绝之情绪。其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者，谓天神监观下民，无有善德，只闻腥刑，故哀矜庶戮无辜，乃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因此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又《吕氏春秋·召类》言：“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舜亦天神，更易其俗，谓改变其原有之信仰与制度，使之行羌族之巫术，用夷羊以折狱。

《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

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祗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按观射父答楚昭王问绝地天通之理，观射父首言巫觋、祝宗之品德、智慧、才能、学识及职掌，至为明澈；可窥见古代宗教内容之一斑。民有忠信以奉事神，神降嘉生以养群生，上下相维，祸灾不至，此宗教之最大功用，先民所以虔诚信仰也。苗黎之族，其宗教异。其言九黎乱德，又云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即《吕刑》所谓苗民弗用灵。其言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吕刑》所谓“皇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盖重黎使天地不通，即革除苗黎民神杂糅之宗教，使之民神异业。至九黎、三苗，实为一族。颛顼与尧，实即皇帝，神话流传因地域之殊而析为二。

三苗“为政不善”、“德义不修”、“蠢动作乱”，故载籍屡言征伐有苗，述之如次：

《六韬》：“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文选》沈休文《应诏诗》注，今本《六韬》无此文，为伪书）

《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子·兵略训》袭用上句）

《论衡·儒增篇》：“尧伐丹水。”又《恢国篇》：“尧有丹水之师。”

《尚书·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此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三

句；苗民进命。益赞于禹曰：‘……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战国策·赵策》：“肥义曰：‘……昔舜舞有苗。’”（《史记·赵世家》同）

《淮南子·齐俗训》：“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又《汜论训》：“舜执干戚而服有苗。”

《吕氏春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德行三年而有苗服。”

《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说苑·君道篇》略同）

《盐铁论·论功》：“文学曰：‘有虞氏之时，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

《荀子·议兵》：“舜伐有苗。”（《淮南子·兵略训》同）

《战国策·秦策》：“舜伐三苗。”

《论衡·儒增篇》：“舜征有苗。”

《墨子·兼爱下》：“禹曰：‘济济有众，……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又《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豕孚于室，夏冰，地坼及

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禹于玄宫（原脱命禹二字，据王念孙说补）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雷电勃振（原作四电诱祗，据《间诂》说改），有神人面鸟身，奉珪以待（奉珪原作若瑾，从《间诂》说改），搃矢有苗之将（将原作祥，从《间诂》说改），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克有三苗，焉历（原作磨，从王念孙说改。历，离也。）为山川，别物上下，乡制四极（原作卿制大极，从《间诂》说改），而神明不违，天下乃静。”

《随巢子》、《汲冢纪年》云：“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通鉴外纪》一注）

《随巢子》：“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命于玄宫（《艺文类聚》无殛之及后字，受作属，《太平御览》八百八十二卷无“于玄宫”三字，《海录碎事》引作“夏命夏禹于玄宫”），有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太平御览》八十二卷作“辅之”，八百八十二作“福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实（《太平御览》作“宝”），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太平御览》《海录碎事》无“益食而民不饥，司金”八字，八十二卷无“司禄益食”二句），四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太平御览》无此句），辟土以王（《艺文类聚》十引至“神民不违”，《太平御览》八十二卷及八百八十二卷引至“四方归之”。）

按三苗不奉羌族宗教，以至大乱，颡项命禹征之，句芒助战，卒克三苗。神民和洽，天下复静。《吕氏春秋·召类》：“禹攻曹、魏、屈骛、有扈，以行其教。”其攻三苗，亦所以行其教。

《逸周书·史记解》：“外内相间，下挠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

按此言三苗之亡，由于上下不和，全无神话色彩。盖《逸周书·史记解》历述各国之亡，重人事而不言鬼神，用以垂戒后世。

《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

《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孟子·万章上》：“舜……杀三苗于三危。”

《大戴礼·五帝德》：“放勋……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淮南子·修务训》：“尧……窜三苗于三危。”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按《尚书·尧典》为晚周之书，以三苗为四罪之一，而放逐之，与《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同意。盖由驱逐恶鬼之巫术，演化为驱逐异教徒之史实。

《尚书·禹贡》孔氏《正义》：“《左传》称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三危为西裔之山也。其山

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又言：“《地理志》杜林以为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传》云先王居橐机于四裔，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预云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郑玄引《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地记》乃妄书其言，未必可信。要之，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窜三苗，水灾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记此事以美禹治水之功也。”关于三苗民族之考证，《尚书·舜典》孔氏《正义》最详：“昭元年《左传》说，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观扈，知三苗是国，其国以三苗为名，非三国也。杜预言三苗地缺，不知其处，三凶皆是王臣，则三苗亦应是诸夏之国，入仕王朝者也。”此处先断定三苗为国名，更进而论曰：“文十八年《左传》言，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由是则三苗即当为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又曰：“知其然者以《左传》说此事，言舜臣尧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谓此驩兜、共工、三苗与鲧也。虽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当验其行迹，以别其人。《左传》说穷奇之行云，靖谖庸回，《尧典》言共工之行云，静言庸违。其事既同，知穷奇是共工也。《左传》说浑敦之行云，丑类恶物，是与比周，《尧典》言驩兜荐举共工，与恶比周，知浑敦是驩兜也。《左传》说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训，

不知通音。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尧典》言鲧之行云，咈哉，方命圯族，其事既同，知枵枵即鲧也。惟三苗之行，《尧典》无文，郑玄具引《左传》之文乃云，命驩兜举共工，则驩兜为浑敦也，共工为穷奇也，鲧为枵枵也，而三苗为饕餮亦可知，是以先儒以《书》《传》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此是引郑玄之论以伸己说，按四凶皆动物，舜去四凶为游牧时代人类征服兽类神话的演化。

举父 夸父

举父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西山经》：“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郭璞注：“或作夸父。”郝懿行曰：“举、夸声近，故或作夸父。”

又《中山经》：“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郭璞注：“桃林，今弘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

又《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郭璞注：“夸父者，盖神人之名也。”

闾上：“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

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郝懿行按“即夸父”。

又《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耳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及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吕氏春秋·求人》：“禹……西至……夸父之野。”

《淮南子·墜形训》：“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

高诱注：“夸父，神兽也。……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邓犹木也，一曰仙人也。”

按夸父即獼父。《尔雅·释兽》：“獼猿善援，獼父善顾。”郭璞注：“獼，獼也。似猕猴而大，色苍黑，能攫待人，好顾盼。”按猿之言援，獼之言顾，皆以其性能为名。

《说文》：“瞿，鹰隼之视也。”又“𨾏，走顾貌。”《文选·魏都赋》：“𨾏焉相顾。”瞿、𨾏、𨾏，本一字，而与顾音近义通；𨾏即𨾏字，犹猿即援字，以其为兽名，故变从豸若从虫。郭璞注说獼父“能攫待人”，似读獼为攫，失其意矣。《说文》：“獼，母猴也。从犬，𨾏声。《尔雅》云‘獼父善顾。’攫持人也。”

《吕氏春秋·察传》：“狗似獼，獼似母猴，母猴似人。”高诱注：“獼，獼獼，兽名也。”一作𨾏，《尔雅·释兽》：“𨾏，迅头。”郭璞注：“今建平山中有𨾏，大如狗，似猕猴，黄黑色，多髯鬣，好奋迅其头，能举石撻人，獼类也。”一作獼猿，《说文》：“猿，善援，禺属。从虫，爰

声。”《管子·形势解》：“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盖夸父之性，善援、善投、好颧、好攫，盖感觉灵敏、动作矫健之动物。其逐日之神话，当由此幻化而生。世传猿猱饮水，或自悬崖相接而下，饮毕连引而上。道渴而死之神话，当由此幻化而生。至云应龙杀夸父者，盖应龙蓄水，夸父渴死，故曰应龙杀夸父。邓林即桃林，一音之转。博父国、夸父野，皆禺谷之幻化。

《山海经·南山经》：“令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颧（《玉篇》、《广韵》并作“鵙”），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

又，《西山经》：“谿次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其名曰器。”

同上：“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郭璞注：“或作夸父。”

又《北山经》：“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郭璞注或作“举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器。”

同上：“狱法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山猓。其行如风，见则天下大风。”

同上：“归山……有兽焉，其状如麋羊，而四角，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还，其鸣自诘。”

按颧、器、举、猓、驒，皆夸之音转。其云善投、善还，皆夸父之特性。因夸父道渴而死，故举父见则天下大旱，因夸父善走，故山猓见，则天下大风。

涂山女

禹娶涂山女生启，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同味，而快鼃饲？”（饲，原作“饱”，据闻一多说校改。闻谓朝鼃，古今字，饲与食通，鼃饲即朝食。上文曰“通之于台桑”，下文曰“快朝食”，语气一贯，意指通淫。与《诗经·陈风·株林》：“乘我乘驹，朝食于株”之朝食，意思相同。）

按此言禹治水得涂山女，在台桑而成婚。

《吕氏春秋·音初》：“禹行，窃（原作功，据许维遹校改）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高诱注：“涂山在九江，近当涂也。山南曰阳也。”）女乃作歌‘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娶涂山氏女，南音以为乐歌也。”

又《当务篇》：“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泆之愆，汤武有放杀之事。”

《庄子·盗跖》篇：“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马叙伦说“偏枯”是“淫

涵”之误。)

《水经注·伊水》：“今水出陆浑县(今河南嵩县)之西南，王母涧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涂山。”

《读史方輿纪要》：“三涂山，在嵩县南十里。即古所谓涂山者，王母即涂山氏之女也。”

按此言禹治水，因便去见涂山之女，不曾相遇，而往省南土，涂山女亦思见禹，因使其妾候之于涂山之阳，并作歌以见意，此歌即南音之始。

《逸周书·世俘》：“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尚书·益稷》：“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

按《崇禹生开》在周初成为乐名，当为古代一大故事。

《吕氏春秋》佚文：“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后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水经注·淮水》引)

《说文》：“𪛗，会稽山，一曰九江当𪛗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舛，余声。《虞书》曰：‘予娶𪛗山。’”

《水经注·江水》巴郡江州县，“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名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在此也。”

《史记·夏本纪》《索隐》引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皇甫谧云：“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涂山在

江南也。”

《山海经·南山经》：“会稽之山。”郭璞注：“今在会稽郡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

按辛壬癸甲为禹娶涂山所历之四日，江淮之俗，以为嫁娶之期，足证故事流传之久与影响之大。

《淮南子》佚文：“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

《随巢子》：“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绎史》十一引）

按此言禹化为熊，涂山女化为石，禹向涂山女索其子，石因破裂北方而生启，考禹为社神，古代以石为社，故神话中谓启为石所生。至《淮南子·修务训》言“禹生于石。”高诱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山海经·中山经》郭璞注：“启母化为石而生启在此山。”此则因石为社神，因谓禹感石而生。

《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駸廋，见夏后启母石。’”

按此言中岳有启母石，今日犹存。盖古者神主用石，禹为社神，故有石主，因附会涂山氏化石生启而名之。

《隋书·礼仪志二》：“晋惠帝元康六年，祿坛石中破为二。诏问石毁，今应复不？……束皙议：‘以石在坛上，盖主道也。祭器弊则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遽废。’时此议不用。后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龙中，造立此石，诏更镌石，令如旧，置高祿坛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梁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文如竹叶，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庙所得。陆澄以为孝武时郊祿之石。然则江左亦有此礼矣。”

《说文》：“𦇧，读若闵，”又“𦇧，埽地以巾搨之也，”“埽，涂地也。”𦇧为𦇧之讹，即“以巾搨之”之搨字。搨训埽地，而埽训涂地，是搨亦涂也。《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姁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欲同味，而快鼂饱？”闵妃即姁山女也。（《文选·洞箫赋》：“夔妃准法，”夔亦𦇧之讹，𦇧妃即闵妃，亦即女媧氏，始作笙簧者也。闵字或讹作𦇧，唐时传女媧墓见于𦇧乡县，闵即闵妃之闵，盖地以人得名。女媧氏曰闵妃，而《史记·夏本纪》《索隐》引《世本》“涂山氏名女媧，”是闵妃即姁山女明矣。）（闻一多：《尔雅新义》。见《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夙 沙

夙沙，青齐境内之古国。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鲁连子》：“古善渔者昔夙沙渠子，使渔山侧，虽十宿沙子不得鱼焉。宿沙非暗于渔道也，彼山者，非鱼之所生也。”（《后汉书·马融传》李善注引）

同上：“古善渔者，宿沙瞿子。”（《困学纪闻》卷十引）

同上：“夙沙瞿子善煮盐。”（同上书引）

《说文》：“鹽，鹹也。从鹵，監声。古者夙沙初作鬻海鹽。”

按据《鲁连子》可知宿沙即夙沙。夙沙地望，书缺有间，虽不可考，然以善渔、煮盐二事证之，当滨大海。又其苗裔仕宦于齐（说详下文），故知其国，当在青齐境内。自后齐国承其遗业，擅鱼盐之利，凭借既厚，故能称雄于春秋战国时代。

《逸周书·史记解》：“昔者质沙三卿朝而无理，君怒而久拘之，哱而弗加，三卿谋变，质沙以亡。”（孔晁注：“哱，诛不服罪也。质沙即宿沙，始煮海为盐，此其后也。弗加诛戮，因久拘而谋叛。”）

《吕氏春秋·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高诱注：“夙沙，大庭氏之末世。”

《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纪》：“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

按质沙即宿沙，亦即夙沙。宿字《说文》作“𠂔”，而质之古文作“𠂔”，两形相似，故孔鼂注“质沙即宿沙”是也。夙沙之亡，一以为臣叛，一以为民离。至其时代，在大庭氏之末世。

《左传》襄公十八年：“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

《广韵·麻韵》：“麻沙……又汉复姓，《左传》齐有夙沙卫，神农时夙沙氏之后。”

按夙沙卫以国为姓，仕宦于齐，子姓蕃衍，汉代犹存，是其遗民同化于中夏。

《国语·晋语九》记晋既灭鼓，“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鼓子之臣，曰夙沙董，以其孥行，军吏执之。辞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于鼓？……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

按韦昭注训僚为官，非是，僚者奴隶之一种。《左传》昭公七年“與臣隶，隶臣僚”是也。

肃 慎

肃慎之古国，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海外西经》：“肃慎之国，在白民北。”

又《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按肃慎所在不可考。《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言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考燕即南燕，今河南延津县。亳为殷代旧都。则肃慎所在当不甚远。杜预注：“肃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余里。”盖以后世地望言之。至《山海经·海外西经》移之于西方，又《大荒经》位之于大荒，均非实录。

《国语·鲁语下》：“武王克商，……肃慎氏来贡櫜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史记·孔子世家》略同）

《逸周书·王会》：“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廛。”（孔晁注：“稷慎，肃慎也。”）

《书序》：“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肃慎”作

“息慎”，“俾”作“赐”。《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

按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肃慎来贡方物，当为事实。《逸周书·王会》记成王时远方诸国各以方物献见之事，虽难认为实录，然鹿属动物产于东北，至今犹然。《书序》撰于卫宏，其言必有所本。揆之当时形势，肃慎朝贺，实属可能。

《括地志》：“靺鞨国，古肃慎也，亦曰挹娄。在京东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余千五百里，东及北各抵大海也。”（《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引）

《肃慎国记》：“肃慎，其地在夫余国东北，可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强劲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国方有此矢。”（《史记·孔子世家》《正义》引）

《后汉书·东夷传》：“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康王之时，肃慎复至。”

同上：“挹娄，古肃慎之国也。”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所极。……古之肃慎氏之国也。”

按靺鞨之前身为肃慎，肃慎朝贡之史实，讫于北齐天保五年。（见《册府元龟》）肃慎于汉、曹魏时为挹娄，于元魏时为勿吉。北齐以后始称靺鞨，隋代以后称渤海、契丹、女真。

黄 帝

黄帝传说，见诸载籍者甚多，如：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郭璞注即禺强也）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郭璞注：“虢，一本作号。”

又《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又《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郭注一作卞）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

又《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又《西山经》：“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

又《大荒西经》：“王母之山，……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郭璞注：“敬难黄帝之

神。”

又《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淮南子·说林训》：“黄帝生阴阳。”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

又《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高诱注：“黄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号轩辕氏，死托祀于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其兽黄龙。”

同上：“龙举而景云属。”高诱注：“龙，水物也。云生水，故龙举而景云属。属，会也。”

《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庄子·大宗师》：“夫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

《穆天子传》：“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

《吕氏春秋·荡兵》：“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故相与争矣，遞兴废胜者用事。”

又《应同》：“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高诱注：“蝼，蝼蛄；螾，蚯蚓。皆土物。”）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春秋合诚图》：“黄帝将亡，则黄龙坠。”（《开元占经·龙鱼虫蛇占篇》引）

同上：“轩辕主雷雨之神。”

《河图》：“黄帝以雷精起。”

《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

又《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

按黄帝即皇帝，犹言惟皇上帝，皇皇上帝。皇，本字黄，通假也。《庄子·齐物论》：“长梧子曰：‘是皇帝之所听荧也。’”《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又《至乐篇》曰：“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皇帝之道，……。”《释文》：“皇帝，司马本作黄帝。”《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风俗通义·音声篇》作“皇帝”。皆其证。襄公二十年《经》：“陈侯之弟黄，出奔楚。”《公羊传》、《谷梁传》作“弟光”。《尚书大传》：“黄者，光也。”《汉书·艺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风俗通》：“黄，光也。”《说文》：荧，古文光。又“𡩊，古文黄”。《诗经·大雅·江汉》：“武夫洸洸。”《盐铁论·繇谏篇》引《诗》作“武夫潢潢”。《庄子·至乐》：“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又《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穆天子传》：“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是昆仑为黄帝登临居处之地。而《山海经·西山经》则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西山经》又云：“是有玉膏……黄帝是食是飧……黄帝乃取崑崙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天帝鬼神是食是飧。”天帝下都在昆仑，黄帝登临居处亦在其地；既曰黄帝是食是飧，又曰天地鬼神是食是飧；

黄帝居天地鬼神之首席，是黄帝即天帝。又《淮南子·天文训》：“黄帝生阴阳。”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是皇帝实天神，并非人王。《山海经·大荒北经》既言黄帝、女魃，又云黄帝乃下天女曰魃，足证黄帝本为天帝。

《山海经·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猼，禺猼生禺京。《说文》：“禺，母猴属，头似鬼。从由，从内。”猼为号之或体，犹言叫号，命名取义与益名噎噎相类（说详《伯益》篇）。京强同音通用。《说文》：“臺，大鹿也。牛尾一角，从鹿臺声。”又“臺或从京。”“鯨，海大鱼也。从鱼，𩺰声。”“鲸，或从京。”《文选》扬雄《羽猎赋》：“骑京鱼。”李奇注：“京鱼，大鱼也。”禺京命名，盖取大意。《山海经·大荒西经》言：“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始均即叔均。姬，周之祖。又《大荒北经》言：“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与《海内经》言：“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鯨。”二者同记一事，而详略互殊。弄明，郭璞注：“一作卞明。”盖弄为弁之误字，《说文》：“兕，兕也。周曰兕，殷曰吁，夏曰收。从兕，象形。”兕或兕字，弁为兕或体，兕之变卞，又隶变，俗字也。《战国策·秦策》：“卞随务光。”《诗经·周南·关雎序》疏作“弁随”，亦其一证。弁明即骆明，白马即戎宣王尸，犬戎，图腾也。鯨为犬之转音谓犬戎。《海内经》又言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昌意即伯益，韩流即少昊，皆颛

其所自出。

《大戴礼·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皇帝。”

《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贾谊《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弟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

按三说为一家之言。

《白虎通·号篇》：“黄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姁、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

《春秋命算序》：“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礼记·祭法》《正义》引）

按《国语·晋语》司空季子言少典生黄帝、炎帝。黄帝、炎帝皆神祇之名。则少典一名，当为杜撰。古人重世系、尊祖宗，《礼记·祭法》载，上世祀典皆祖黄帝，无及少典者，其为虚构，可以推知。《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

在几上，尊阁之也。”考典象册置几上之形，许慎以三坟五典之典释之，殊非初义，少典谓典籍上所载之神或人。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考十二姓中，见于《山海经》者，如无肠国、僂耳国，皆任姓。大人国、苗民国，皆嬴姓（即僖）。西周国姬姓，毛民国依姓。义朝云国为黄帝后，当亦在十二姓中。

黄帝传说，见诸载籍者，述之如次：

《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

《大戴礼·五帝德》：“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帝喾，……玄囂之孙，蛸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蛸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

（《史记·五帝本纪》同）

又《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囂，玄囂产蛸极，蛸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蛸牛，蛸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五帝本纪》略同）

按《大戴礼·五帝德》为战国时齐鲁间学者所撰集。离神权时代既已遥远，灼然于神话之非真实，故其记述神话少，而

人事多。由此天神之黄帝，一变而为人王。其后，司马迁据之作《五帝本纪》，再删其言不雅驯者，如乘龙扈云、乘龙而至四海、春夏乘龙、秋冬乘马。由是，黄帝遂全为人王了。

黄帝传说，见于晚周彝器者，述之如次：

《陈侯因咨簋》：“其惟因咨，扬皇考绍缙（昭统），高祖黄帝，侁（述）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

《铸公簠》：“铸公作孟妊车母媵簠。”

按“因咨”即齐威王因齐，陈完十二世孙，陈胡公二十三世孙。田齐为陈后，系出黄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国语·鲁语下》“昔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楷矢、石谿，其长尺有咫，……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

《左传》昭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帅师……灭陈，……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冀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史记·陈杞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更有较详之世系。）

《国语·鲁语上》：“有虞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

是陈祖黄帝，故陈侯因咨簋云然。

铸为黄帝之后，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吕氏春秋·慎大》：“武王胜殷，入殷，未下鞶，命封黄帝之后于铸。”

《礼记·乐记》：“封帝尧之后于祝。”郑玄注：“祝，或为铸。”

《史记·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黄帝之后于祝。”

按铸与祝，古读同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宣叔娶于铸。”杜预注：“铸国，济北蛇丘县。”《后汉书·郡国志》“济北国蛇丘县有铸乡城。”李奇注：“周武王未及下车，封尧后于铸。”考铸公簠出于齐东，铸子叔黑臣所作鼎、簠，出于青州，战国时皆为齐地。

黄帝传说，原在中冀，秦人修祀典，与青、白诸帝并祀，述之如次：

《史记·秦本纪》：“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祠上帝西畴。”《集解》徐广曰：“年表云立西畴，祠白帝。”《索隐》曰：“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畴），西（畴），县名，故作西畴，祠白帝。畴，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

同上：“（宣公）四年，作密畴。”《正义》引《括地志》云：“汉有五畴：在岐州郿县南，则郿畴、吴阳上畴、下畴、密畴、北畴。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属地，其口止于郿衍，作畴，郊祭白帝，曰郿畴。秦宣公作密畴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畴，祭黄帝；

作下時，祠炎帝。”

又《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属地，其口止于郿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時，祭黄帝；作下時，祭炎帝。”

按黄帝原为皇帝，时至秦代，与青、白诸帝并祀，转为色名，其传说亦由中冀而移于雍州。

《史记·封禅书》：“申公曰：‘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按方士传说之黄帝，盖为人王能与神通，卒成仙而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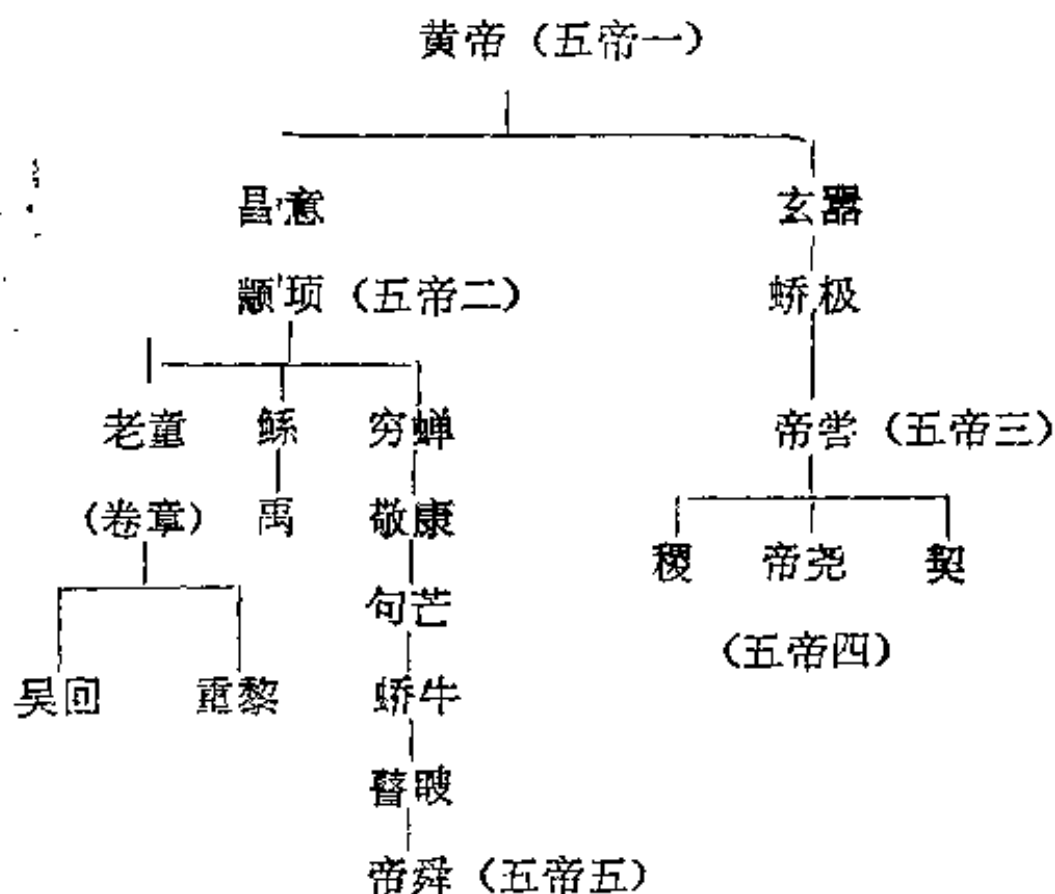
《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

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按黄帝传说，至汉时已遍中土。司马迁足迹所至，长老皆往往言黄帝、尧、舜遗迹，因风教之殊，而传说各异。齐东野语多不雅驯，司马氏以为不离古文者近是，貌虽矜慎，实亦非黄帝之真象。

《文选》张衡《思玄赋》李善注：“黄帝葬于西海桥山。……应劭云：‘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

《世本·帝系篇》、《大戴礼》之《帝系》和《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述黄帝之世系，略如下表：



《管子·轻重戊》：“黄帝之王，童山竭泽。”

又《揆度》：“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烧山林、破增藪、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

又《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廩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士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

同上：“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北堂书钞》一〇八引作“作立五声，以正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殊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大戴礼·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

‘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黻裳。乘龙馭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数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

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服虔云：“黄帝受命得景云之瑞，故以云纪事，以云名官。盖春官为青云氏，夏官为缙云氏，秋官为白云氏，冬官为黑云氏，中官为黄云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应劭说同。）

《史记·五帝本纪》：“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又《封禅书》：“鬼臿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

又《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世本》：“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臿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史记·历书》《索隐》云《系本》及《律历志》，按《索隐》所引，今《汉志》无此文，殆全出《世本》。）

按黄帝作五声，考定星历，羲和占日，常仪占月等，皆先民之发明创造。（整理者加）

炎 帝

炎帝之传说，见诸载籍者，述之如次：

《楚辞 离骚》：“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按：伯庸即祝融，是高阳即炎帝。

《庄子·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释文》：“赫本或作赭，呼白反。胥氏，司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盖炎帝也。”

《白虎通义》：“炎帝者，太阳也。”

《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又《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愬。灵愬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又《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爰，始为侯。

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同上：“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郭璞注：“生十二子，皆以岁名之，故云然。”

《史记 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司马贞补）

《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遊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

《路史·炎帝神农氏纪》：“炎帝，神农氏，姓伊耆。……母安登，感神于常羊，生神农于烈山之石室。”

《春秋元命苞》：“少典妃安登，遊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而龙颜，好耕，是为神农。”

按炎帝为天神之号，义与黄帝相同。《说文》：“炎，火光上也。从重火。”盖以火焰上腾之形，象征天神之光明。《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炎帝为羌族所奉之宗神，犹姬姓之祖黄帝。《山海经·北山经》言炎帝少女精卫填海，当为鸟类之神话，他籍无征。又《大荒西

经》言灵契生互人。《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是伯陵为炎帝之后，信而有征。至《山海经·海内经》所列世系，与他族相混，讹文脱简，不可详究。

帝 尧

帝尧为唐所奉之宗神。《说文》：“堯，高也。从𡗗，在兀上，高速也。”“𡗗，古文尧。”按尧字上所从之三土，当为𡗗之讹变。𡗗为火字，金文可证。尧从𡗗、从兀，会意，兀即元字首。先民以火光象征宗神之赫濯，故尧之本意，当为光辉四照之神人。

《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墨子·节葬下》：“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按尧舜事迹，经东周学者各以己意大加文饰之后，已非

真象，然其史影据传说所载，尚能窥知一二，兹述之如次：

《礼记·明堂位》：“土鼓、篪、箏、箛，伊耆氏之乐也。”郑玄注：“篪，当为击声之误也。箛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号也。今有姓伊耆氏者。”

《周礼·秋官·司寇》：“伊耆氏。”郑玄注：“古王者号。……后王识伊耆氏之旧德，而以名官，今姓有伊耆氏。”

《吕氏春秋·古乐》：“帝尧立，乃命质（高诱注：“质当为夔。”）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作”据《艺文类聚》卷四三引增）歌。乃以麋鹿冒（原作“置”，据孙诒让校改）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矇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按古代祭祀、宴飨，必用音乐，以乐中和人。土鼓、箛为伊耆氏之乐，后世犹沿用之。《周礼·春官·宗伯》：“箛章掌土鼓、箛。”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马瑞辰云：“箛乐即箛。不言箛而言箛，盖箛人习之。犹商人识之谓商，齐人识之谓齐也。”考《周礼》成于晚周，土鼓、箛盖采用相传帝尧之乐。

《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耆，巨夷反，或云即帝尧是也。”《正义》谓伊耆即神农，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神农始作蜡。”即沿此误。

《说文》：“腊，北方谓鸟腊曰腊。从肉，居声。”

《传》曰：“尧始腊，舜始腊。”

按伊耆氏始为蜡，蜡之为言耆也。耆，老也，息老物也。盖岁终普祭百神之名，传说中以为创始于尧。至《传》言“尧始腊，舜始腊”，腊即蜡之误字，因附会尧先以兽为腊，舜始以鸟为腊。

《淮南子·墜形训》：“晋出结绹。”高诱注：“结绹山，一名龙山。”（原文作“晋出龙山、结绹”，兹据王校改。）

《水经注·晋水》、《晋书·地道记》及《十三州志》并言：“晋水出龙山，一名结绹山，在（晋阳）县西北。”

《郡国志》：“悬壑山，一名龙山，亦名结绹山。……晋水出焉。”（《太平御览》卷四五引）

《诗含神雾》：“庆都与赤龙合婚，生赤帝伊祁尧也。”（《初学记》九引）

《汉碑·成阳灵台碑》：“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引）

按尧为蛇图腾。

《史记·货殖传》：“唐入都河东。”

《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

同上：“河东郡平阳。”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

皇甫谧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

《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注云：“尧山在

南。”应劭曰：“故唐国也。”

《括地志》：“尧陵在濮州雷泽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同上：“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同上引）

《史记·周本纪》：“褒封……帝尧之后于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聘鲁观乐，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论衡·正说》：“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商、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商、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

按唐尧都邑，诸说纷歧。盖奉尧为宗神之苗裔，迁徙各处，立庙以奉其祖先，故晋阳、平阳、唐县，皆有其遗迹。皇甫谧谓初封唐，徙晋阳，都平阳，此盖调和混合诸家之说。

《大戴礼·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黄黼黻衣，

丹车白马。伯夷主礼，龙忧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言不贰，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至，莫不悦贲。”

《逸周书·史记解》：“久空重任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孔晁注：“君凶于上，臣乱于下，民无所依，尧遂之。”

同上：“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孔晁注：“唐氏，尧帝。”

按唐尧伐共工、伐西夏，皆亡其国，可证其部落之强大。

帝 舜

帝舜神话，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黍食。”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又《大荒南经》：“有戴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戴处，是谓巫戴民。巫戴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同上：“大荒之中……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

又《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又《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按帝舜为虞所奉之宗神。《说文》：“𣎵，艸也。楚谓之藿，秦谓之藿，蔓地连华，象形，从舛，舛亦声。……𣎵，古文舜。”考𣎵为本字，会意，舜为后起字，形声。其字《汉简》从尸从𣎵。《说文》所载古文其上从尸，盖尸之讹变。唐碧落碑“徙微”二字，正当作“𣎵𣎵”，其所从之尸亦误作尸，是其证。尸与人原是一字，所以从尸犹从人。𣎵为赤之古文，《说文》：“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𣎵，古文，从炎土。”炎从重火，会火光上腾之意；土为𣎵之讹变，𣎵即火之本字。𣎵，从人从𣎵，会意。盖以火之

炽盛，象征宗神威灵，这与帝俊之原义若合符节。章炳麟

《文始》：“舜，秦谓蕞，舜可读如俊，复亦可读如洵，

《毛诗》：‘吁嗟洵兮，’《韩诗》作‘复’。”杨宽云：

“‘舜’‘俊’音近，故义亦相通：《礼记·中庸》‘其斯以为舜乎。’郑注‘舜之为言允也，’（‘允’本作‘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按充者允之误字。’）

‘允’‘俊’古音义俱同，《洪范》‘俊民用章，’《史记·宋世家》引作‘峻’，孟鼎‘眈正厥民’，秦公毁‘眈寔在天’，‘眈’即‘峻’，爰《说文》云：‘行变爰也。从欠允声。’《中庸》郑注言‘舜之犹言允’，犹谓

‘舜之为言爰’也；《说文》：‘爰，行变爰也，’‘爰爰’犹言‘僛僛’；《白虎通》云：‘舜犹僛僛也，言能推行尧道而行之。’又《说文》：‘揆，推也’；《广雅·释詁》说：‘舜，推也。’《风俗通·皇霸篇》引《书大传》云：‘舜者，推也。’《方言》十二：‘遂，遁也。’《风俗通·皇霸篇》云：‘舜者，循也。’”至舜字上从之廾，其可疑为尸之讹变，舛为声符，许慎训为舜华，误以假借为本义，且曰象形，实是大误。又《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亦由此附会。《诗经·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毛传》：“舜，木槿也。”《说文》：“舜，木槿朝华暮落也，从艸，舜声。”

《山海经·大荒东经》言“有易潜出为国，……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有易即北狄。摇民无考。又《大荒南经》言“帝舜生无淫，降豢处，是为巫豢民。”豢

即禹族。

《世本》：“舜姓姚氏。”

《史记·陈杞世家》：“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

又《赵世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索隐》：“孟姚，吴广女也。广，舜之后，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勋，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孙’是已。然舜后封虞，在河东大阳山西上虞城是，亦曰吴城。虞吴音相近，故舜后亦姓吴，非独太伯、虞仲之裔。”

又《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舜之后于陈。”《正义》引《括地志》云：“陈州宛丘县在陈城中，即古陈国也。帝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都宛丘之侧。”即今河南虞城。

又《秦本纪》：昭襄王五十三年：“秦使摎伐魏，取吴城。”《正义》引《括地志》云：“虞城故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吴山，周武王封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吴城，即此城也。”即今山西平陆县。

《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大阳有吴山，上有虞城。”杜预曰：“虞国也。”《帝王世纪》曰：“舜嬖于虞，虞城是也。”虞城亦谓吴城，《史记》秦昭王伐魏，取吴城，即此城。

《说文》：“姚，虞舜居姚虚，因以为姓。从女，

兆声。”（《说文解字》）

同上：“媯，虞舜居媯汭，因以为氏。从女，为声。”

《帝王世纪》：“瞽瞍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得姓姚氏。”

《诗含神雾》：“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太平御览》卷八一引）

《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

《风土记》：“舜，东夷之人，生于姚丘。……旧说言舜上虞人，虞即会稽县。”旧记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舜所生也。

按舜姓姚氏，媯，因居地得名。

《楚辞·天问》：“舜闵在家，父何以讎？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尸子》：“尧妻舜以娥皇，媵之以女英。”

《尚书·尧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嫔于虞。”

《史记·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媯氏。”

《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尚贤下》略同）

《孟子·离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泽字古文作“奥”，夏即“奥”之误字，负、服声近，是负夏即服泽。）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田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耕于历山。”高诱注：“历山在沛阴城阳也，一曰沛南历城山也。”

《水经注·济水》：“城南对历山……《书》：‘舜耕历山。’亦云即此。”

《左传》昭公八年：“舜重之以明德，冀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

《大戴礼·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蛟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教敦而知时，畏天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大命，依于倪皇。睿明通知，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种，务勤嘉谷，以作饮食。羲和掌历，敬授民时。使益行火，以辟山莱。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夔作乐，以歌箫舞，和以钟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其言不惑，其德不疆。举贤而天下平。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夷、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岛夷羽民。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

《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长息问于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也，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雷泽”依《集解》引郑玄说：“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也。’”“河滨”依《集解》引皇甫谧说：“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按：“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丘寿”依《集解》引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负夏”依《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

按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今山东一带。惟集解引郑玄说，以历山在河东，相去至远，非是也。曾巩《齐州二堂说》云：“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盖信然也。”《墨子·尚贤上》称：“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毕沅注云：“服与蒲，音之缓急，或作蒲泽，今蒲州府。”《水经注·沁水》、《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引《墨子》并作“蒲泽”。舜都蒲坂之说，疑即由此附会而出，乃以春秋之虞，臆度虞舜之虞。《汉书·地理志》列蒲泽于蒲坂之后，其牵合之迹显然。《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为冀州人，此说不知所本。

《吕氏春秋·安死》：“舜葬于纪市。”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

《山海经·大荒南经》：“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苍梧山在海州界，近吕之纪城。”

按舜葬苍梧，苍梧即崇吾，皆嵯峨之转音。《说文》：“嵯，山貌。从山，差声。”又：“峨，嵯峨也。从山，我声。”《尔雅·释山》作“厓厓”，盖苍梧为高山参差上出之名。《山海经·海内经》谓在长沙零陵界中，乃神话传播南方后，所形成之史迹。

西 王 母

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兹录之如下：

《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大荒西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按“西”表示方位。“王”有神义，《荀子·礼论》：“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杨倞注：“百王，百神也，”是其证。“母”为嫫之音假。古代从母和从莫得声的字，例相通用，其证有四：

一、《诗经·卫风·伯兮》：“使我心癢。”又《小雅·十月之交》：“亦孔之癢。”《毛传》并云：“癢，病也。”字一作瘵，《诗经·小雅·四月》：“乱离瘵矣。”又《大雅·桑柔》：“瘵此下民。”《毛传》并云：“瘵，病也。”

二、《礼记·内则》：“淳母，”郑玄注：“母读曰嫗。”金文母、母二字不分。

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原田每每”杜预注：“喻晋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字一作莫，《文选》左思《蜀都赋》：“粳稻莫莫，”李善注：“莫莫，茂也。”

四、《汉书·古今人表上中》：“嫗母”，颜师古注：“嫗，音暮，字从巾，即嫗母也。”

是西王母犹言西方神貌。从《山海经》所载居处、形状、服饰考之，当为西方獬族所奉祀的图腾神像。所谓獬族，即《穆天子传》中的膜及西膜，说详下文。《山海经·西山经》云：“玉山是西王母所居，”谓獬族所建立的图腾神祠在玉山之上。又《大荒西经》云“穴处”，谓图腾神依其生活习惯，安置在洞穴之中。《西山经》云：“其状如人”，《大荒西经》云：“有人”，谓图腾神像与人相似。《西山经》云：“豹尾虎齿而善啸”，《大荒西经》云：“虎齿而豹尾”，谓图腾神像虽然具有人形，却还存其本来面目和特征。至于《西山经》、《大荒西经》俱云：“戴胜，”

《海内北经》云：“梯几而戴胜。”这是附加在图腾神像上的服饰，所以显示其威严。此种似人非人，半人半兽的怪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奉以为宗神，是人类文化发展必经的阶段，现今落后的民族，还保存有这种遗迹。我们生于今日，距离原始氏族社会时代既已久远，所以对于《山海经》上的记载，自然无从索解了。

西王母为西方獫狁族所奉祀的图腾神像，既已解释如上，獫狁是什么动物呢，也是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将文献所载，述之如次：

《尸子》：“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獫。”（《列子·天瑞篇》《释文》引）

《尔雅·释兽》：“獫，白豹。”郭璞注：“似熊，小头，羴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獫。”

《说文》：“獫，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从豸，莫声。”

按獫又声转为猛，

《山海经·西山经》：“南山，……兽多猛豹。”郭璞注：“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

又转为羴，

《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出羴兽，”李善注：“《八郡志》：羴大如驴，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

按獫分两类，同名异实。一为肉食类，即豹的别名，《尸子》、《尔雅》、《山海经》所载属之；一为奇蹄类，形颇似熊，《说文》、《后汉书》、《八郡志》所载属之。郭璞注《山海经》和《尔雅》，混为一谈，是一个大错。至于獫族所奉祀的图腾，当为肉食类的豹而非奇蹄类的獫，至为明显。

西王母所居之地，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山海经·西山经》：“玉山为西王母所居。”又《海内北经》：“西王母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

“西王母穴处昆仑之丘。”考玉山为昆仑的异名，《淮南子·地形训》：“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高诱注：“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因为山出美玉，所以又名玉山。

《后汉书·郡国志》：“金城郡……临羌有昆仑山。”

《括地志》：“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

（《史记·秦本纪》引）

按昆仑所在，《后汉书·郡国志》和《括地志》所载，最为明确。

《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

《晋书·张轨传》：“凉州刺史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玕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岌从之。”

又《沮渠蒙逊载记》：“蒙逊西至苻菴，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千袭卑和虏，蒙逊率中军三万继之，卑和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

《水经注·河水》：“有湟水，出塞外，东经西王母

石室、石室、西海、盐池北，《骊山图》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

按传说中西王母之遗迹，经两汉到南北朝，仍然存在。以其地望考之，当在今西宁之西青海以北之祁连山上。所谓酒泉南山，亦即祁连。盖祁连山脉东西延袤千余里，界于甘、青两省之间，诸书记载，虽然有些距离，要之同在一个山中。

《史记·匈奴传》：“骠骑将军……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索隐》：“《河西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祁连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

《汉书·霍去病传》：“去病至祁连山。”颜师古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

按天山，匈奴呼为祁连山，亦即昆仑的异名。天者至高无上之名，昆仑即穹隆的转音。《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璞注：“天形穹隆，其色苍苍，因名去。”故以其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谓之昆仑。是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即今之祁连山，信而有征。

《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

按《尔雅》成书，约在西汉成帝时代，当时关于西王母之神话，已极盛行，真象逐渐隐晦，所以把距离长安不过二千余里的祁连山，竟目为昏荒之国。

《汉书·西域传》：“安惠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

按云“传闻”，自然不是目睹，云“未尝见”，自然无事实可凭。由于远人故弄玄虚，方士因而捕风捉影，从此谬悠之说，层出不穷，西王母遂堕入虚无缥缈之乡。

周穆王与西王母往来之事，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竹书纪年》：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

同上“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鹄人。’”

同上“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

按周穆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西王母亦东来报聘，穆王宾之于昭宫，是西周时代一件大事，故《竹书纪年》郑重记之。此所谓西王母，是当时獫狁族的君长，不是《山海经》所载的图腾。这次巡游，《穆天子传》记载极详，兹录其相见时的情形如下：

“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璽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鹄与处。嘉命不

还，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奔山，乃纪其迹于奔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今本多讹舛，不可句读，兹据《山海经》郭璞注引《穆天子传》改正）

按《穆天子传》一书，文辞简质，确是周代的作品。记载两君相见的事，饮酒赋诗，温文尔雅，固然不免有缘饰的辞句，然大体皆可信为史实。后世史学家们对于此事，疑信参半，甚或视为神话，盖由于不了解《山海经》所载之西王母是獫狁族的图腾，穆王所见的西王母是獫狁族的君长，“人与神，混为一谈，自然不能得到事实的真象。

《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骖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

又《赵世家》：“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而忘归。”

按穆王西征，《史记》不载入《周本纪》而载入《秦本纪》及《赵世家》中，盖司马迁生于汉代，已经视西王母为神话，但穆王西征，分明记载于古代史上，又不能抹煞不提，故将此事附见于不重要处，庶几两面周全。在处理史料上，确实费了一番心思。

《穆天子传》记穆王西征达昆仑后，有所谓膜者凡十六见，一作西膜，凡六见，皆西王母的省称。膜即獫之误文，盖《穆天子传》出于汲冢，经荀勗等以今隶写定，历代传抄转刻，讹夺改窜，势所难免，獫误为膜，当由于此。犹幸赖此

字志存，得据以考定西王母之真象，使千古沉埋的史迹，豁然大明于今日，真可谓一字千金。兹列举《穆天子传》中记载獫狁族的礼俗、语言、物产，及其他事实如下：

“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稷麦百载。天子使祭父受之。……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其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其乃膜拜而受。

曹奴之人戏觴天子于泮水之上，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稷米百车。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口黄金之鹿，……贝带四十，朱四百裹。戏乃膜拜而受。

□之人潜时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天子乃赐之黄金之罍三六，朱三百裹。潜时乃膜拜而受。

（天子）祭于铁山，……乃彻祭器于劓鬲之人。温归乃膜拜而受。

鸛韩之人无鳧乃献良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犊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二千，稷麦三百车。天子乃赐之黄金银罍四七，贝带五十，朱三百裹，变口雕宫。无鳧上下乃膜拜而受。

智氏之夫献酒百□于天子。天子赐之狗瓊采，黄金之罍二九，贝带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

鬲余之人命怀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金之罍，贝

带，朱丹七十裹。命怀乃膜拜而受。……诸钎献酒于天子。天子赐之黄金之罍，贝带，朱丹七十裹。诸钎乃膜拜而受。

天子觴重暱之人解箴，乃赐之黄金之罍二九，银鸟一只，贝带五十，朱七百裹，雉箭桂薑百箇，丝□雕官。解箴乃膜拜而受。

□只，天子使柏夭受之。……□乃膜拜而受。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用羊三百守狗九十，犛牛二百，以行流沙。……又赐之黄金之罍二九，贝带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箇。归遗乃膜拜而受。

巨蒐之人獯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献马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膜稷三十车。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献枝斯之石四十，□□□□，秘佩百只，琅玕四十，□□十箇，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赐之银木□采，黄金之罍二九，贝带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箇。獯奴乃膜拜而受。”

按穆王达昆仑后，所经之处，部落酋长皆有贡献，穆王亦赐以礼物，以报答他们的厚谊。贡献的物品，除牛、羊、犬、马外，还有麦、稷，且其数量甚大，足以证明这些部落的畜牧及农业，是相当发达的。“膜拜而受”，谓用獯族的礼节，拜受周王的赏赐。

至于《穆天子传》中所述西膜之物名和地名，述之如次：

“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谓鸿鹭。

爰有□木，西膜之所谓□。

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宛。

爰有答董，西膜之所谓木禾。

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谓□。”

按此言物名、地名，西膜与中原不同。郭璞注云：“西膜，沙漠之乡，以言外域人名物，与中华不同。《春秋》叔弓败莒师于渍水，《谷梁传》‘狄人谓渍泉为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之类也。”谓西膜为沙漠之乡，望文生义，失之。

“膜稷三十车。

有模董，其叶是食明后。”

按膜稷、模董，犹言胡椒、戎菽，谓膜地所产的稷与董为中原所没有的东西。又模董之模，亦当作膜。

“封膜画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

按此言穆王封膜族名画者于河水之北，以主持殷人的祭祀。由此可以证明这时周室的威灵尚能达到的远方，《管子·小匡》篇说：“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迹，以成其名。”确非虚语。

嫫母即西王母，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荀子·赋篇》：“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吕氏春秋·遇合》：“若人之于色也，无不悦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执乎黄帝。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

《淮南子·说山训》：“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

《列女传》：“黄帝妃曰嫫母，于四妃之班居下。貌甚

丑而最贤，心每自退。”

《论衡·逢遇》篇：“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

按嫫母即西王母的演变，盖西王母本名为嫫，嫫与母同音通用，流俗相传，误以为女性的尊称。然其本来面目，尚未全忘，乃并二名而称为嫫母。因其蓬发、戴胜、虎齿、豹尾的本像，犹流传于民间，故演化为一形貌丑陋的女神。又因其与昆仑山神黄帝之宫相近，一男一女，遂成为配偶，嗣后，黄帝渐由山神演化为人王，嫫母则演化为一位有德无貌的后妃。

晚周及西汉时代的西王母，据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庄子·大宗师》：“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按《山海经》所载之西王母，原为西方獫狁族所奉之图腾，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本义，渐次消亡。一方面由于名词的误解与无意的附会，逐渐演变为黄帝的后妃。一方面还保存其本来面目而演变为西方的山神，“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成为道家理想中得道的真人。同时，与燕齐方士服药求仙的方术相结合，因而转化为汉代长生不死的女仙。

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扬雄《甘泉赋》：“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嫫妃。”

《太平经抄·师策文》：“乐莫乐兮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太平经抄》三八丙部之四引）

按西王母传至汉代，变虎齿豹尾的凶容，为皓然白首，长生不死的老妪。汉鉴于秦的失败，采用休养生息政策，同时，铁制耕具普遍使用，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武帝时出现了物质富裕，国威远扬的局面。当时贵族阶级，席富履厚，肆情欢乐，唯是百年光阴，转瞬即逝，“欢乐极兮哀情多”，故“长生无极，永受嘉福，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为当时贵族唯一希望。一班无聊方士与御用文人，投其所好，竟言长生，由是服食求仙，风靡一时，西王母因而成为当时贵族朝夕崇拜的对象。

《汉书·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萸或椒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踰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仵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祀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

按当时对西王母的崇拜，不仅限于贵族阶级，也普遍于民间。

《汉尚方镜铭》：“尚方作竟其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东王父，西王母。”

冯云鹗《金石索》：“武梁祠后石室画像第二石，‘画

云物神仙之状，上作二神：一男一女，疑东王公西王母也。’汉人镜铭中每乐道之。”

按西王母传到汉代，无端配以东王公；于黄帝与嫫母外，在仙籍中又新添一掌故。当时的贵族虽昏愚，岂不知其虚妄，只因为生命无常，富贵难保，于百无聊赖之时，姑用此以慰借自己而已。

《神异经·东荒经》：“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嚙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按《神异经》为综录古代神话的一部书籍，服虔《左传》注已引之（《左传》文公十八年孔疏引），则其成书当在汉代，今本或非其旧。其言东王公居处、形状、服饰，全依《山海经》述西王母事所编成。

又《中荒经》：“昆仑之山……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

按《神异经》言昆仑山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身大一万九千里。每年西王母经过翼上，与东王公相会一次，“阴阳相须，唯会益工”，不仅反映了当时贵族祈求长生的幻想，并反映了其荒淫颓废的生

活。

汉代以后之西王母，据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气。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夹持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至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与帝二枚。帝留核著前。王母问曰：‘用比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话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母。母曰：‘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逐，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怅然良久。”

按《汉武故事》记武帝一生杂事，《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不题撰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也。”今存一卷。其记西王母与武帝相会，系脱胎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并杂以神仙家言，虚构而成。

《汉武帝内传》：“到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间，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

集，或驾龙虎，或骑白麟，或控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绛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袿襦，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下车登床，帝拜跪。……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意志。’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阊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也？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踴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佩之焉。’”

按《汉武帝内传》亦记武帝一生杂事。其述西王母降，特为

详细。文辞繁缛，并且采用佛家之言，可证其成书当在《汉武帝故事》之后。作者把西王母塑造成一个绝世美人，后世诗词、小说及雕刻、绘画，运用这个神话，创造了很多精妙的作品，成为我国艺术中一部分极珍贵的遗产。

西王母与其他部族的关系问题，典籍所载，述之如次：

甲、西王母与中国最早的交通

贾谊《新书·修正语上》：“尧……身涉流沙之地，封独山，西见王母。”

《大戴礼·少问》：“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其白玉琯。”

按尧封独山，见西王母，系后世附会周穆王见西王母事所编成，自然不能信为史实。惟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并见《世本》及《尚书大传》，当为相传的旧说。考昆仑在古代以产玉出名，獯族利用此项材料，作成乐器，在远古时代即已传入中原，当为可能的事实。至云西王母以白玉琯献舜，则不可信为史实，与尧见西王母相同。

乙、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

《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郝懿行《笺疏》云：“按厉及五残，皆星名也。……

《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国雩。’郑注云：‘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是大陵主厉鬼，昴为西方宿，故西王母司之也。五残者，《史记·天官书》云：‘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七丈。’《正义》

云：‘五残一名五锋，出则见五方毁败之征，大臣诛亡之象，’西王母主刑杀，故又司地也。”

按古代四方之神——东勾芒，西蓐收，南祝融，北玄冥，——为春秋以来天文学发达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东方为春而主生，西方为秋而主杀，既已各有专司，又复以西王母司刑杀者，因为西王母位在西方，且与蓐收同为猛兽，一虎一豹，物类相连，所以也成为主刑杀的凶神。

丙、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居。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安得乎良药，不能固臧？”

《淮南子·览冥训》：“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后汉书·天文志》引）

按后羿为东夷部族的宗神，与西王母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其所以构成后羿西上昆仑，求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神话，当由于嬴秦为东夷部族的一支，西迁雍陇，与獫狁族比邻而居。部族既已迁移，其宗神自然不能不随之而迁移；两族既有接触，其宗神亦自然不能不随之而有接触。故后羿上昆仑，见西王母的神话，实为两族文化互相融和的反映。

整 理 后 记

一、《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一书，旁征博引，所引典籍达一百五十多种，共引篇目九百七十三篇，其中重复篇目三百七十八篇。这些篇目中大部分引文没有校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兹依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二十四史标点本、《诸子集成》本、《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本等加以校点整理。

二、原书稿《共工 句龙》篇，在论述鲧即共工的第四条证据时，只列《国语·晋语》条目；《黄帝》篇在论述到秦人修祀典与青、白诸帝并祀时，只有《史记·秦本纪》条目，均无内容，整理时把晋平公梦朱熊条、秦人祀青帝、白帝条补上。类此之处，也都作了补充。

三、原书稿《虞幕 句望》与《句芒》分别列为两篇，内容单薄，且说是“句望即句芒”，因此合两篇为一篇。

四、整理时把朱芳圃教授发表在《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二号《西王母考》一文，收入了本书，为了体例一致，个别地方作了改动。

由于整理者知识浅陋，整理后的书稿，错误在所难免（错误之处由整理者负责），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王 珍

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

作者=

页数= 1 6 2

S S 号= 0

出版日期=

V s s 号= 5 0 6 1 3 5 4 2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页
目录	页
洪水	
共工	
鯀和禹	
冯夷	
灌头	
伯夷	
女魃	
玄冥	
虞幕	
夏启	
夷羿	
互人国	
神农	
燕么	
郊禰	
昌意	
封豨	
吉量	
开明	
并封	
三苗	
举父	
涂山女	
夙沙	
肃慎	
黄帝	
炎帝	
帝尧	
帝舜	
西王母	
整理后记	
附录	页

句龙

丹朱
皋陶
听訖

句望

玄鸟
高禰
伯益
伯封

麒麟

九黎
夸父

许由